



往仕驥學古文於梅岷先生有所作輒呈先生評定  
錄而存之積十餘年所存僅將百篇既而先生王講  
三山歲一歸里仕驥則於歲終彙其所作呈先生如  
此七八年計所呈於先生者亦百有餘篇而先生究  
未暇評定也顧仕驥邇年所作多鄉里應酬之文過  
愛者或遂傳而布之不能已也而先生忽於庚子之  
夏下世欲質其是非而無由矣今年因校訂先生遺  
集梓人乘其隙詢仕驥文因檢其已傳布者八十九

篇彙而梓之題曰外集以其未經先生評定未敢自信也抑仕驥於先生之學尙有志焉而未知其終能就否也書之於此以志愧云爾時

乾隆四十有七年歲在元默攝提格季秋山木居士魯仕驥自識

山木居士外集目次

第一卷 議說策問策對紀事書題雜文共十五篇

第二卷 書簡二十八篇

第三卷 序二十三篇記四篇

第四卷 碑文墓表誌銘家傳行狀共十九篇

宗祠主祭議

古者宗廟之祭。宗子主之。宗子者。諸侯之別起者。生而貴以爵。沒則立之廟。而世其官。世其祿。俾其子孫。世世適長。祀之。故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者尊也。同姓爲宗。合族爲屬。宗子者。所以統理一族之人。俾有所繫屬也。故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又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宗子而有罪。則其祭廢矣。臧武仲之以防求爲後也。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故卿確據大夫以能守宗廟爲孝。不能世其官。則不能守宗廟矣。是故廟而曰宗。明其繫於宗也。甚矣古人之重宗子也。後世宗法不立。廟制



亦以時異。唐王珪既貴，不立家廟。爲有司所劾，帝爲立廟以媿之。宋興既百年，大臣乃請朝廷頒定廟制，而訖無一定。司馬溫公居洛，與二程子斟酌禮制，參之時宜，定爲書儀。凡士大夫於居室之東，建祠堂祀高曾祖禰四代。朱文公因之，著其說於家禮。明代令有祿人皆得立廟以祀其先，其制蓋取諸此。

聖朝隆興，推不匱之孝思，制爲品官家祭之禮。一品至三品廟五間，階五級，東西廡各三間，南爲中門，又南爲外門，左右各設側門。四品至七品廟三間，階三級，東西廡各一間，門如三品以上制。八品九品廟一間，階一級，庭無東西廡，門一，皆於堂後楣北設四室以

祀高曾祖禰。其牲：一品至三品羊豕，具四品至七品特豕，八九品豚肩不特殺。祭器：凡案一品至三品俎二，籩豆各六，鉶敦各二。四品至七品俎一，籩豆各四，鉶敦各二。八九品籩豆各二，鉶敦各二。庶士庶人無廟，薦於寢，祭器不具。其得立廟也，視其官品之尊卑，以爲廟制之隆殺。則主是祭者，即得立此廟之人也。而凡城邑村落之聚族而居者，

令典亦許得立其始遷祖廟，以惇宗睦族。蓋

聖天子孝治天下，俾氓庶皆得伸其一本之愛，誠曠古未有之鴻恩也。謹按民間始遷祖廟，類皆謂之宗祠，蓋一族之人皆得與

也。其主是祭者。鄉之俗類皆以族長爲之。族長或氓庶也。其族而盡氓庶也者。薦以時羞。自宜遵守氓庶之禮。族長主其祭可也。其族而有士大夫士大夫之家居者。於始祖之祭禮。不可以不與。已與其閒。而仍用氓庶之禮以薦。是自私其祿。而不有其祖也。將以已之祿祀其祖。而使氓庶之族長踰分主之。是褻朝廷之祿。而僞於事其祖也。安溪李文貞公始祖祠祭權以時宜。用爵祿於朝者。主其祭。而以宗子居左。直年者居右。祝亦連名以稱於宗祖之前。以爲是亦亡於禮者之禮也。然愚見凡族傳之既久。大宗多無後者矣。卽令有之。假而亦在氓庶之列。豈得行士大

夫之禮哉。而所謂直年者。又未知其何如人也。且祭稱主人。義有專屬。連名以稱。甚無謂也。愚則直曰士大夫家居而不與始祖之祭。則已如其與始祖之祭。則必以已之祿祀其祖。以已之祿祀其祖。則必以已主其祭。俾始祖雖遠。猶得沐

皇仁於奕世而下。及其祭畢。而餞頒胙隆。諸族長尊卑長幼。各以其序獻酬交錯。俾族長雖氓庶。猶得與合族之人均沐

皇仁於廟中。是其祭也以尊

君也。卽所以尊祖也。而卽所以睦族也。且使族之人皆知尊君親

上也。庶幾協諸義而協矣。或曰：一族而士大夫不一其人，誰適爲主？曰：以爵祿之最尊者主之。其爵祿而齊等，則以行輩之尊者主之。或曰：士大夫而失職家居，亦主祭與？曰：失職而列於氓庶也，則亦氓庶矣。如其罷官而職猶存，則固視其職以行事也。或又曰：士大夫雖未失職而有失德，亦可主祭與？曰：小失德，朝廷弗之罪，宗祖弗之棄，焉得而不主？假而大失德，雖幸逃乎憲典，宗祖當不以爲子孫。族之人將弗與之齒，而又焉敢覲然入廟門而行事也哉。

林平園先生曰：有爵祿者得自立廟以祭其四親，則不拘宗子

支子庶子，總以得立廟者爲主人。因主其祭，此無可議者也。士庶之家，令典許立始祖廟，此通其情於士庶，俾知敦宗睦族

一族之始祖，溯其身之所自出，而今特自創一基，卽所謂別子爲祖，旣立其廟，爰繼其宗，卽所謂繼別爲宗。其祭自當以宗子主之，不必論其爵祿之有無矣。然無爵祿不得僭有爵祿之禮，而其族子孫有爵祿者，家居又不可不與於祭，以己之祿爵祀其始祖，而以無祿爵者主之於祭，之義無所取，以有祿爵之支子庶孫而主始祖之祭於宗之義，又有所格，則李文貞之仍列宗子之位於右，以存宗子之分，以明始祖之祭之所自起，似可

並行不悖若直祭之人文貞從其彼俗特列其位原不必槩例於他族此議折衷禮文通以己意發前儒所未發皆確不可易實可見諸施行敢畧附管見而書其後

### 廣仁莊崇祀議

乾隆四十一年。余里創建廣仁莊。既告成。衆咸曰。是莊也。蓋一方之民。食攸關。宜有神以主之。則倉神宜祀。余曰。固也。雖然。君子之舉事也。必依於典。在禮法施於民。則祀之。是倉之法。蓋本於鄉先賢。鄧潛谷先生則舉祀宜以潛谷先生爲正。雖然。潛谷先生之法。垂之二百餘年。而吾鄉今日得舉而行之。實賴陳凝齋先生數十年畜積之力。夫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以凝齋先生之學術醇正。人品端方。卽此倉不賴其力。猶宜配食先賢。而况非先生則此倉末由而舉。則今日配食潛谷先生者。非凝齋先生而誰。衆皆曰。

勁氣盤旋

廉削



然。余。因。著。其。議。曰。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謂。其。學。術。醇。正。人。品。端。方。足。以。型。方。而。訓。俗。也。祀。之。所。以。使。後。生。子。弟。有。所。法。式。云。爾。今。凝。齋。先。生。之。祀。衆。固。知。其。功。在。鄉。里。矣。而。其。足。以。型。方。而。訓。俗。者。或。反。爲。所。掩。也。則。祀。典。猶。偏。靡。所。折。中。矣。繼。自。今。其。有。學。術。醇。正。人。品。端。方。果。足。型。方。而。訓。俗。宗。族。鄉。黨。咸。無。遺。議。而。其。力。或。未。足。以。及。人。身。沒。之。後。蓋。棺。論。定。鄉。之。人。猶。宜。舉。而。配。食。兩。先。生。焉。其。或。居。鄉。里。之。中。以。任。卹。爲。念。日。積。月。累。樂。善。不。倦。知。此。倉。之。有。濟。於。人。時。增。益。之。積。算。至。千。金。以。上。身。沒。之。後。亦。得。從。祀。其。間。以。勸。好。善。之。風。是。亦。兩。先。生。所。心。許。者。也。若。夫。司。倉。有。神。司。土。有。神。

固常祀矣。又何疑焉。衆又皆曰。然。今。而。後。舉。祀。可。折。中。於。此。矣。

所見者大故所議者正文筆高老有韓李二文公遺風

受業雲  
識

中田保甲圖說

中田。新城之西鄉下十九都也。其山曰棲靈峯。獨聳西方。高數百  
仞。周迴十餘里。蜿蜒盤鬱而下。中開平壤。縱二里許。至河涯。衡倍  
之。河之東。衡稱是。縱減三之一焉。水自福建諸隘而來。至樟村。宏  
村漸大。可通舟楫。逶迤而流。遶中田。出雙港口。是爲邑之西川。至  
雙港口。與中川會。又二十里。抵落硝石。與東川會。而入盱。河東有  
山曰古雲峯。與棲靈峯相向。其高廣僅十之一。山下皆平田。居民  
錯處兩岸。閒雖村落不一。然縱橫五六里。中衡宇相望。雞犬之聲  
相聞。連屬羅絡。可約而稽也。惟黃塘一區。在古雲峯後。衆山之中。

而下爐一村。明以前本十五都境。不知何時附入於此。殆亦犬牙相錯之意乎。中田之戶一千四百有奇。其爲士者二十之一。爲商賈者亦二十之一。爲農者十之三。農而兼工者十之二。其專爲工而游藝於閩越吳楚者亦十之一焉。其餘則皆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也。於中鰥寡孤獨廢疾之民。又處其半。惰遊慆悻者亦所時有。而爲士者多以訓讀爲事。爲商賈者多假貸以爲生。爲農者皆佃主租。終歲勤動。所得不足所食。幸而年穀豐登。四民強自支厲。猶不失其所。一遇凶荒。弱者坐以待斃。而惰遊慆悻之民相顧而起爭奪之患不免矣。所恃一二有力之家好行其德以收卹之所。

以里有富庶之稱。民鮮流亡之歎也。然綜而計之。此一千四百餘戶中。其衣食粗足自給者。猶不能百戶。雖有一二有力之家。好行其德。所濟幾何。而俗尚浮華。衣服宮室。務求美麗。歲時燕會婚嫁。慶祝之舉。貧富徵逐。爭爲繁侈。以飾觀聽。往往中人之產。長育兒女。既有室家。不數年遂無立錫之地矣。其欲節嗇爲子孫計者。不悟其故。斤斤自營。雖兄弟骨肉之饑寒。弗恤焉。至於徵逐之舉。猶然如故也。真可爲長太息然如故也。寧靡其財力於浮華之費。而不知稍分其餘爲孝友睦。嫻任卹之行。所以宗族鄉黨。惻然相視。稍有瑕隙。羣起乘之。富者易貧。職此故也。乾隆三十八年。邑侯李任庭先生實力行保甲法。

以仕驥爲此都之人也。委使同戚族編查焉。仕驥於是奉宣德意。家到而戶說之。細察其狀。心爲惻然。旣歲事繪圖以進。復爲之說。如此其爲戶實一千四百有奇。而編甲一百六十有五。以市廛多重出。且有外來寄廛者也。夫國奢示儉。國儉示禮。挽浮華之俗。而歸敦樸之途。革澆薄之習。以成仁厚之風。是在賢司牧加之意哉。羅臺山曰。切實有用之文。鬱茂雄深。真子固先生嗣音也。

中田保甲圖說二

乾隆三十八年。邑侯李任庭先生編查保甲。恐胥吏之擾民也。以其事委之各鄉村紳耆。老而仕驥爲中田之人。遂奉命董其事。編旣竣。凡得甲一百六十有五。爲戶一千四百有奇。越三年。復申前命。仕驥更爲編查。得甲一百五十有八。爲戶一千三百有奇。夫吾鄉之民安土而重遷。且此數年中。風雨無愆。五穀時熟。非有饑饉流亡之患也。而戶口加少。若此。余嘗聞之長老。數十年前。此地烟戶稠密。二千有餘。以今較之。則是所存猶未及三之一也。嗚呼。奚以至是哉。深察其故。蓋吾鄉土瘠而狹。雖有能耕能種之人。而

少可耕可種之地。民之生其閒者。大都以備力爲生耳。數十年前。鄉里風氣樸實。衣服飲食。羣安儉素。士農工賈。各勤其業。是以戶多富厚之家。而備力於其中者。以生以息。亦自充然有餘。自奢淫侈靡之習。日甚而向之所謂富者。十室九貧矣。於是人雖有可備之力。而少備之之家。又其甚者。向之出其食以備人者。今欲求備於人。而不可得。蓋富厚之子。席祖父庇蔭。安坐而食。筋骨柔脆。不任勞苦。一旦貧窘。惟有束手待斃而已。故就此三年中。以前冊籍之多。有單丁成戶者。丁亡而戶絕矣。卽或既有室家。而貧無立錫之地。身亡而其妻再醮。則戶亦絕矣。蓋自富者貧。而貧者益貧也。

此戶口加少之故也。

國家生息理極。民物殷阜。

聖天子憂閔元元。惟恐四海之內。一物不得其所。而吾鄉僻處一隅。其狀獨若此。雖戶口息耗。亦地氣乘除之數。而既有牧民之責。在賢者。得不惻然傷心。而思爲之所哉。夫食時用禮。本有常經。物力之產於天地人。之所恃以養也。懲奢淫侈靡之弊。而返以儉朴。則貧者可富。而生者日繁。及今圖之。猶易爲力矣。語曰。風流而令行。是在乎有以風之。而可哉。

林平園先生曰。指陳利弊。詳明剴切。何異元道州二三策也。

代某知縣擬觀風策問

問知縣爲親民之官。民亦親之如父母。夫父母之於子。養之教之。無不盡其心也。然則爲知縣者。其所以養斯民。教斯民者。亦宜無不盡其心也。古者教養斯民之道。周禮地官詳矣。大司徒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授以不易一易再易之田。以保息六養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此養之綱也。而其細目則遂人頒田里治溝洫。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勸利甿。以時器勸甿。以疆予任甿。以土均平政。遂師巡稼穡而移用其民。救其時事。遂大夫教稼穡稽事功。簡稼器修稼

政里宰治稼穡趨耕耨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其所以教民自養者。政令固已周矣。而遂人與耨利眈之中。卽寓使民相養之意。於是旅師掌聚野之耨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頒其典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司稼又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平其興。其所以使民相養者。又無弗至也。而遺人又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恤艱阨。門關之委積。養老孤。郊里之委積。待賓客。野鄙之委積。待羈旅。縣都之委積。待凶荒。鄉師更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調萬民之難阨。以王命施惠。夫民既有以自養。又有以相養。而上之所以加惠以養之者。且勤勤如此。然則雖有凶荒。宜無

足以病民而動上心者矣。而廩人掌九穀之數。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首卽曰散利。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古聖人知養民之難。而必多爲之備。委曲詳盡如此。其教民也。大司徒因五方之性。而施十有二教矣。且以五禮教中六樂教和矣。而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州長正月之吉。屬其民而讀法。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歲時祭祀。州社屬民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正歲讀法。亦如之。黨正則四時之孟月吉。

日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凡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正歲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月吉讀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間胥凡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卹者。比長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袤則相及。蓋其職於民愈親者其教民也愈勤而司諫又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則夫鄉農胥徒之屬亦無不教者矣。古聖人之所以養民而教之者如此其至也。今者士皆出于學民皆能自養而常平社義倉之設

遍於天下。緩急有備。豐凶無憂矣。然知縣既爲民父母。有教養之責。五方風氣不同。民生其閒者異俗。古聖遺經具在。其亦有可師其意而行於今以輔

法制所未備者與。吾日夜思之。求所以不愧爲民父母者。懼未能也。諸生誦法聖賢留心世務。况鄉里之閒。地邇事近。必有灼見其利弊之所在。而夙籌於胸中者。願抒其所見。俾得采而擇之。以盡吾心焉。

讀周禮必如此而後見古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意。而儒者通經始果足用矣。



代諸生擬對策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爲人君者承天之意而以牧民之責寄之千數百州縣之宰故州縣者天下之治所從出也天下之治使民各得其所而已欲民各得其所在乎養之教之而已

執事深見乎此而以教養之責自任因舉周官之所以養民教民者欲師其意而行於今以輔

法制所未備誠可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者也生請因

下問所及而抒其愚見焉夫古今異宜五方風氣不同民生其間者異俗周官之法欲一一舉而行之於今誠知其難也然其惻怛

斯民之心。懇懇焉。惟恐一民之不得其所。而必多爲之備。其意固凡牧民者所宜師者也。今者四海之內。生息理極。凡有地力靡所不墾。而

聲教所訖。雖在窮鄉僻壤。莫不父誡其子。兄勉其弟。俾安本業。而爲善良。至於歲時豐歉不齊。則有常平倉設之於官。貴則糶而賤。則糴之。社義倉設之於民。春則借而秋則歛之。而養濟院育嬰堂之設。又所以廩窮民而恤孤幼者也。然則教養斯民之法。今已大備。在賢司牧。實心而奉行之耳。抑生竊計之。城市之民。便于糶。則常平倉爲宜。鄉村之農。便于借。則社義倉爲宜。凡城市附郭之民。

少者不下萬戶。常平倉積穀。大槩不過二三萬石。以戶各五丁口爲率。萬戶之縣。當有五萬丁口。以貧富相半計之。五萬丁口。當有二萬餘日糶而食。每日當糶米二百石。以二穀一米計之。二三萬石穀。雖盡糶。僅足供二月餘。附郭民食。而况例僅糶三。而當留七。卽大荒。必留三。而糶僅可七。設不幸水旱之災。迥異尋常。雖富民亦缺半年之食。貧戶更何所得食焉。至社義倉之在鄉村者。管理倘不得其人。則侵蝕耗蠹。種種滋弊。而窮民之寔受其惠者鮮矣。然則今日賢司牧。而欲善教養之事。莫如實心行保甲之法。寓養於教。其在城市之中。則於朔望宣講。

聖諭廣訓十六條懇懇惻惻集斯民而教之俾之共知孝友睦婣  
任卹之理勤儉畜積之方每十家爲一甲十甲爲一保一保百家  
卽勸其公建倉廩一所於豐年積穀四五百石以備凶荒萬家之  
縣約有百保可積穀四五萬石則雖大凶荒可以濟常平倉之所  
不足而民無憂乏食矣其建倉積穀也每以百家爲率蓋人少則  
事易集穀少則管理易周其管理也卽推保中公正能任事之人  
而不必官爲之稽查則胥役無能爲擾而其法可久於中又勸富  
民之有力者本范文正公遺意各置義田以贍族人又推贍族人  
之意勸富民之有力者公置義田別設一局以贍鰥寡憐獨窮困

之不廩給於養濟院者其羈旅之窮困者亦於是取資焉其管理  
也亦富民之自爲管而不必官爲之經理如此則附郭居民無不  
得其所者矣其在鄉村之間保甲之法一如城市建倉積穀之數  
亦以百家爲率但城市之積則春糶而秋買補鄉村之積則春借  
而秋歛耳其大鄉村有世家巨族尤宜勸其廣置義田旣以贍族  
亦宜推及鄰里敦任卹之誼則公置義田尤不可緩也何也承平  
日久富者多聚於城市而鄉村之民每多貧乏且鄉村旣大世家  
鉅族旣多天之所生地之所產一方之物力僅足供一方之用豐  
於此者必歛於彼而富者官室飲食衣服又競爲奢侈以糜之則

物○力○愈○窮○而○貧○者○益○不○可○支○矣○故○鄉○村○之○義○田○尤○不○可○緩○也○惟○小  
鄉○村○民○皆○世○習○農○業○其○力○不○能○置○義○田○則○無○如○何○耳○如○此○行○之○亦  
庶○幾○周○官○比○閭○族○黨○州○鄉○相○保○相○受○相○葬○相○賙○相○賓○之○遺○意○乎○賢  
司○牧○時○巡○而○勸○導○之○不○已○舉○鄉○師○鄉○大○夫○遺○人○旅○師○司○稼○之○職○也  
與○然○凡○民○之○情○徂○于○目○前○而○不○知○慮○遠○且○富○民○之○性○習○于○鄙○悛○而  
憚○於○施○舍○當○豐○年○無○事○之○時○而○俾○之○謀○畜○積○置○義○田○鮮○不○以○爲○迂  
者○卽○實○行○保○甲○鮮○不○以○爲○多○事○擾○民○者○不○知○事○豫○則○立○是○在○賢○司  
牧○懇○懇○惻○惻○至○誠○以○誨○諭○之○其○在○城○市○之○內○朔○望○有○事○旣○已○丁○寧  
誥○誡○矣○卽○鄉○村○之○中○宜○不○時○巡○行○召○其○父○老○子○弟○懇○惻○誨○諭○倍○於

城○市○其○大○鄉○村○世○家○鉅○族○有○學○行○足○矜○式○閭○里○者○宜○訪○其○人○而○禮  
之○託○以○化○導○斯○民○夫○而○後○事○可○舉○而○政○教○易○行○也○昔○程○伯○子○令○晉  
城○使○民○自○相○保○伍○此○保○甲○之○善○政○也○時○或○出○行○郊○野○身○入○村○塾○爲  
童○蒙○正○句○讀○古○大○儒○之○爲○民○父○母○如○此○  
執○事○思○盡○心○于○教○養○誠○古○大○儒○之○用○心○也○生敢不盡愚

牧○民○者○必○有○愛○民○之○實○心○發○爲○養○民○之○實○政○方○足○感○孚○於○民○其  
循○行○故○事○者○固○無○足○論○已○卽○有○所○興○作○欲○以○利○民○而○有○一○毫○好  
名○邀○功○之○心○民○弗○感○也○卽○不○邀○功○好○名○矣○而○有○一○毫○自○是○已○見  
之○心○法○不○本○於○經○術○民○猶○弗○感○也○必○也○學○本○經○術○曲○體○人○情○懇

山木居士文集卷一  
七  
懇惻惻以實心發為實政夫而後民實受其惠有孚惠我德矣

跋明邑侯趙公保甲圖論

右明邑侯趙公保甲圖論。按公諱日崇福建晉江人萬歷四年舉人二十九年以刑部主事出知新城縣甫下車即倣王文成公所立十家牌遺規斟酌潤色定為保甲法請於道府道府善之頒其法於鄉邑使通行遵守焉公在任四年本此法以治民周詳精密○著○口○之○得○以○勸○來○者○純○是○風○雅○之○化○久而益善比遷官以去邑民為立生祠於吳家橋泐石紀其惠政余偶得其保甲冊披而覽之都各有圖圖各有論雖歷年既久川涂變易圖多不確又村保之名亦有昔是而今非者然讀其論則○唱○歎○見○主○福○德○政○禱○之○所○自○來○其○味○淡○長○所謂因土俗而施政教者肫然惻然甚可念也因綜而錄之共為

一冊備觀覽焉。

羅臺山曰得古人著錄大意簡質中極俯仰揖讓之神

書范文正公義田記後

范文正公去今七百餘年。歷宋元明入本朝。中間更變亦多。故矣。而其所置義田。雖洊經劫灰之餘。屢失屢復。其後人猶能追尋其舊而維持之。且增而擴之。先賢遺澤之長子孫富貴之悠久。守家傳於弗替。自古及今。未有如公之盛者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詎不信與。詎不信與。陳生恭允慕公高義。求余書此文。遂鏤諸石。以公同志。蓋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嗚呼。若文正公之所爲。聞其風者。能無慨然而興起乎。

涂詡菴先生曰孟子於古聖獨願學孔子而至論百世之師則推伯夷柳下惠以夷惠之行稍偏其感人易入也余謂居今日而以程朱繩人意非不美然人苦其難矣不若舉古人一二奇節偉行以動人爲易也絜非每樂舉范文正公之所爲以教學者真善於教人者文亦一唱三歎韻味悠長

書范文正公家書後

余錄范文正公與其兄弟子姪之書凡若干首既裝潢成帙從而朝夕玩之嗟夫公之拳拳於尊祖敬宗收族者其心抑何摯也。自是心而推之其所以存恤累世外家及其姑姊妹女子子之已嫁者又何厚也。而至論守官之要則又戒其清心莫營私利莫縱鄉親至部下興販其親親之仁如彼其守己之義又如此而天災時疫生民疾苦四方利病亦時時見諸紙墨。家書也而天下之故繫焉黃文節公有言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此文正公飲食居處之間先行之而後見於言者也朱子亦云如

公之言必若公者乃足以充其名實嗚呼此豈可偽爲者耶  
涂訥菴先生曰范文正公嚴以律己恕以待人粹然仁義之人  
也文卽小以見其大簡而該廣遠而切實讀此而文正公之性  
情行誼俱見矣

書楊念齋先生遺墨後

吾江右數十年來自高安朱文端公後人莫不推清江楊勤愨公  
以爲清毅嚴重凜然可畏而汲汲愛惜人才如恐不及又淵乎古  
大臣之用心也仕驥甫冠卽心儀其人思得一望見顏色親其言  
論風旨以自廣顧浮沈諸生久無由一致其身於公之前公旣薨  
乃得與公之孫楸珩同舉鄉會試於時計偕紆道出河南省族父  
厚畚於沈邱縣署族父故以世好受知於公者也族父謂仕驥曰  
勤愨公雅知子亟向余稱之惜子不及見耳仕驥聞之潛然出涕  
念以甫冠欲見之人幸其微名已達於左右且辱其稱許矣而終



不。得。一。見。此。其。知。己。之。感。何。如。豈。僅。如。老。泉。之。致。慨。於。不。見。范。公。  
尹。公。二。人。也。耶。既。歸。里。三。年。楸。珩。以。公。之。手。澤。見。示。且。示。念。齋。先。  
生。遺。墨。俾。書。其。後。先。生。蓋。公。之。長。子。楸。珩。之。父。也。乾。隆。辛。酉。舉。於。  
鄉。以。代。公。侍。養。終。身。不。赴。公。車。其。純。孝。尤。有。非。人。所。能。及。者。居。閒。  
以。詩。書。文。墨。自。娛。每。臨。寫。古。帖。片。紙。出。人。爭。寶。之。顧。不。幸。先。公。卒。  
今。諸。子。輯。其。手。蹟。摹。而。刻。之。於。石。昔。黃。山。谷。跋。冲。大。諫。墨。跡。曰。使。  
其。翰。墨。無。以。過。人。得。其。遺。跡。猶。可。想。其。風。度。况。筆。精。墨。妙。耶。仕。驥。  
於。先。生。之。書。亦。云。抑。仕。驥。於。此。又。有。以。見。公。世。德。之。長。蓋。其。教。於。  
家。者。皆。古。賢。聖。之。遺。範。也。嗚。呼。豈。非。然。哉。

因念齋先生遺墨而追憶勤慤公因勤慤公而念齋先生之賢  
益見卒乃歸本於勤慤公之教閒閒敘述而大賢之家風著焉  
此種意度蓋風人之遺而子固先生得之以闡揚盛美獨擅其  
勝者也 受業雲識

題興賢會冊

筠亭先生少爲諸生。甚貧。及其宦成而歸。以廉俸之所積。節置治  
生事。用以濟人。旣已。薦於兄弟。施及宗族矣。又念鄉里貧士之苦。  
居平自食其力。猶能勉自支屬。至於三年大比。行李之往來。無與  
資其乏困。其退然而阻者多矣。乃捐租數百畝。倡首舉興賢會。一  
時從而和者百餘人。遂積至三千餘畝。每屆賓興之期。用其所入。  
助諸生資斧。余偶得其會冊。覽其義例。慨然興嘆。甚矣先生之曲。  
體人情也。余嘗觀後世之士。富貴而能曲體人情者。其先每多歷。  
貧賤之苦。以范文正公之賢。當其入參大政。天下之事。何一不關。

其念慮乃汲汲於義田義莊之舉。彼豈不知大體者。而苟以私其一家一鄉哉。蓋以身之所歷。深知貧困之足以累人。故祿入稍充。卽汲汲不遑有如此也。且孟子不云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如范文正公之所爲。由一家而推之一鄉。由一鄉而推之天下。豈不藹然太平盛事哉。然則此正風教所繫。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君子之盡其中庸之道也。雖然貧賤而慕義。若人人可以自勉。一旦得志。遂若忘之。而僅知私其一身者多矣。古今以來如范文正公者有幾人哉。今觀先生所爲。其可謂聞其風而興起者矣。其亦足尙也哉。先生名時作字鄴侯。號筠亭。姓徐氏。福建建寧人。

雍正丁未進士。仕至滄州知州。以母老歸養。遂不更出。年今方七十有九云。乾隆三十九年春正月丙寅。黎水魯仕驥敬題。

流連往復有情。生文文生情之妙。

書鉛山蔣太史官戒詩後

鉛山蔣心餘太史少以詩名。余嘗愛頌其句曰。平疇無公田。望雨  
皆及私。詎知農夫意。國家恒賴之。以爲國計。民生肫然在抱。非凡  
詩人所能解也。及得讀其官戒詩。則於生民之休戚。吏治之隆汙。  
洞若觀火。其爲言也。質而懇。懇惻而有條。理嗚呼。此大雅之遺。尹  
吉甫之作。頌所以其詩。孔碩。穆如清風也。爲吏者讀是詩。能無惕  
然。其有省。憮然其難。以爲懷乎。奉此以爲吏。吏治其日隆乎。生民  
其有幸乎。持以贈人。其德寧有既乎。余是以書之。俾凡爲吏者。有  
所觀法焉。

林平園先生曰真摯耐人尋味

紀邑侯李任庭先生往署南昌同知事

邑侯李任庭先生之奉委署南昌同知也。將行有鄉民熊某者。貿貿然負一匾額書曰玉潔冰清。直入縣堂。從而觀之者。閤然謹呼。侯聞之。亟召而問焉。鄉民對曰。民某都之農民也。往年傭力於城內富室。主人誣以竊盜。送官究治。蒙青天昭雪。今聞當去。故奉此匾額來懸於堂。以志不忘清官之意也。侯曰。此小事耳。惡足言清。且邑之紳衿士民。欲爲吾懸匾額者衆矣。吾皆已辭之。汝勿復然。鄉民泣對曰。民日夜思報清官之德。今是以來也。當主人誣民竊盜之日。非遇清官。必且與主人交權而嚴刑逼服。民將終身不得。

對惡足言清

對小事

爲良民矣。民自蒙昭雪後，卽歸家力農，日積錢文，今已數年，乃得製此匾額，求善書者書焉。將欲傳之久遠，俾清官之德長垂於此堂也。侯不得已聽焉，賞之錢，不受，賞之布，拜而受焉。卽以此布製新衣，明日侯啓行，鄉民衣新衣，跪於縣門，膝行而送，直至河干，侯舟發乃起。而是日，邑之紳衿士庶送侯者，塞途所過，市肆皆燒蠟焚香，跪於門，大聲曰：送清官莫不歔歔垂涕，祝侯早返。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不其然乎？侯名本，梁任庭，其號山東惠民人，蓋相國文襄公之從孫也。以乾隆元年舉人選知江西新城縣，三十五年來蒞任。今年蓋乾隆四十二年。

林平園先生曰：吏之所以稱循與民不擾，亦不誣其民，民安則吏循矣。李侯於熊民受誣時，處以平恕，得雪其冤，民感已刺骨，如此推之他事，李侯之本恕持平可知矣。書此見三代遺直在，民亦以勸繼李侯而爲循吏者。中段敘述民語服新衣送二節

卓然史筆

饒州太守方公美政記

乾隆五十五年春正月。余命門人黃生豫元。省方公於饒州。越四月。黃生歸。余亟問之曰。方公爲政何如。生曰。賢哉。方公非今之太守。古之太守也。豫元始至饒州境。則聞道路嘖嘖。傳述咸曰。吾郡今日又得范文正公來撫養斯民也。豫元揖衆人坐。而傾耳聽之。則有進而言者曰。始公之來。蒞吾郡也。卽殷殷問民疾苦。見有窮困。饑餓勞瘁不息者。惻然傷之。若疾痛之在其身也。必謀所以休養之。見有豪強暴橫爲民害者。毅然疾之。若瘡痛之著其體也。必除去之。甫匝月。值夏旱。農民望雨。公卽齋宿禱於城隍。願減已筭。

爲民請命。遂得雨。異時官禱雨。輒禁屠宰。延僧道誦經。而未必得。兩公獨不然。但身自禱雨。乃反得雨。衆皆謹呼曰。誠然。誠然而未已也。又有進而言者曰。不獨我公之禱雨如是也。我公禱於神壇。夫人亦禱於內署之空庭。焚香。願天夜闌。乃息。非我公之以百姓爲子。夫人卽以我公之心爲心乎。衆又謹呼如前。咸曰。吾不知范文正公昔日之守饒。何如。殆亦如是乎。豫元敬聽之餘。揖衆退。乃行。每至通衢。人集。則聞歌頌之聲。彼此相傳不息。入郡城市肆。儻然有被服儒雅者。皆藹然詩書之容。於是遂進內署。謁見方公公。見豫元來。閱先生書。命之曰。子爲吾同年弟子。卽吾弟子也。其安

處於此。仍理故業。勿懈。每聽政暇。則召豫元至前。諄諄教誨之。其要歸於立身行己。不獨講論文藝而已。問先生之所以教豫元者。何如。豫元謹對曰。亦如我公之言。公笑曰。如是。乃可以爲學也。每朔望。必至書院。集諸生爲之講解。經義教誨諸生。如教豫元。安藩將過江西境。豫徵兵百人。至省會。壯軍容。公出白金百兩。與軍士勞之。曰。此行甚苦。姑以是少佐旅食也。軍士皆感泣。豫元細察公之所以馭屬吏者。甚嚴。而其體卹之也。甚周。其待之也。以誠。其責之也。不苛。日坐堂皇。理民事。斷獄聽訟。雷厲風飛。奸僞皆屏息。而善良。藹如陽春。公退。肅然危坐。不少惰。或疑公以方面大員。而親



細事爲太勞。公曰：吏治頽廢已久，且此地刁詐成風，不如是整頓之，則日以多事。此政體也。嘗謂豫元曰：聖人仁育義正，並行不戢。暴豈能安良，煦煦姑息，非所以爲仁也。豫元之所見聞於公者，如是。先生以爲何如？余曰：今之民卽古之民也，今之治卽古之治也。或謂今人不如古者，謬也。觀方公之治郡，信實守己，遂記之。俾凡治郡者有所法焉。方公名昂，山東歷城人。乾隆辛卯。

恩科與余同年成進士。是時余同年中以部郎出守江西諸郡者，凡三人：敷公名森，布守吾建昌，慈祥愷悌，與民不擾於吾建昌。宜林公名其宴，守袁州。甫至，卽有政聲。更當詳訪其政績而紀之云。

楊北溪曰：居然史筆。

備荒管見

蔗畦先生將蒞安溪任講求備荒之事命仕驥籌其可行者作此  
上之。

世俗皆知急於救荒而不知所以備荒夫至于荒而始救之晚矣  
有備斯無患也備荒之計在於平時至于旱潦爲患收穫鮮少乃  
始多方設法以補苴之可謂救荒未可謂備荒也不揣迂愚敬抒  
管見如左。

備荒莫先於重農事重農事之目一日愛農民春耕夏耘秋穫冬  
歛農民終歲勤動無一日之暇也。

功令農忙停訟。固所以恤農矣。然富室呈稟佃戶。每在農忙之時。國課攸關。豈能不一爲之清理。但速以結之。俾其不至曠廢時日。至于他時。農家涉訟。並速爲完結。亦庶幾寓我愛農之心焉耳。一曰籌水利。兩山之閒。必有水焉。大者爲溪。小者爲澗。旱則可資以灌溉。而潦足爲田害。畜之洩之。陂塘溝圳。其不可忽者也。凡行部所至。問民疾苦。必詳詢其地方山溪。若何有無。陂塘溝圳。已壞者。修之。廢者。復之。如或地勢低窪。常虞泛溢爲患。則築隄捍禦。當與地方有識者。諮諏而慎行之。一曰培山林。山多田少之地。其田多。礪况。夫山無林木。濯濯成童。山則山之泉脉不旺。而雨潦

時降泥砂石塊。與之俱下。則田益礪矣。必也使民樵採。以時而廣畜。巨木。鬱爲茂林。則上承雨露。下滋泉脉。雨潦時降。甘泉奔注。而田以肥美矣。一曰養地力。人皆知盡地力。而不知養地力。夫斯民智慮日出。今之地力。無有不盡者矣。地力益盡。而五穀益少。其結實者鮮也。古者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不易之地。歲可種穀。最上者也。其次則休一歲。乃種。謂之一易。其次休二歲。乃種。謂之再易。漢趙過作代田法。猶祖此意。總欲使地力寬然有餘耳。今縱不能如古之更易代種。然朱虛侯所謂深根。既種立苗。欲䟽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亦所以稍養其地力也。蓋立苗䟽則地力

厚而一種入土結實百倍且精氣充足其爲穀尤養人也至辨其  
糞種亦有劑量凡畏旱之田糞宜淡宜少而多畜水以濟之則蟲  
不爲災畏潦之田糞宜燥宜厚而深濬溝畦以洩之則水不能淹  
總之宜以地氣爲主地氣七分糞三分調劑以生穀則其穀結實  
大而多矣 一曰多穀種古者穀種入土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今  
閩中多種地瓜過于五穀幾若食味之正然此外如粟麥黍稷南  
方不恒種者山藪水涯稍有隙土卽教民求其種而種之雖地氣  
不齊未必廣有收穫然多爲之備亦或薄有所得也若煙草廢田  
荒穀所當厲爲之禁 一曰禁私宰農人以牛爲產業私宰盛則

不獨盜牛者多而牛疫滋起尤必厲禁之凡此皆所以種農事也  
其次則當安富富民者貧民之母也平日有事相見宜接待以禮  
而懇懇惻惻勸其崇節儉廣畜積省浮華侈靡之費敦睦媪任恤  
之行不獨所以周貧正所以安其富也至如廣作室廬斬木不時  
伐石過度皆足以斲喪地氣敗壞田疇使五穀不實亦宜勸之樸  
素是尙安靜是守毋擅興土木

又次卽當安頓游民游民者民之蠹也平日旣無恒產惟酗酒賭  
博爲事趨而日下遂至流爲盜賊爲乞丐三五成羣百十爲黨雖  
在豐年此輩大爲地方之害不幸而遇飢饉搶奪劫掠將無所不

至矣。是宜設法以安頓之。或有山藪水涯棄地募之。使耕或勸富  
室多設閑役。如夜巡之類。藉以養之。俾之散其黨。與漸歸于正。其  
中鰥寡孤獨廢疾之人。又多方以廩給之。此皆備荒之要務也。其  
尤要者。必先清心寡欲。時時以畏天恤民爲心。敦教化。清訟獄。慎  
刑罰。深念一民或冤一物不得其所。皆足上干天和。而致水旱之  
災。兢兢業業。夙興夜寐。靡敢或懈。如此則備荒之政舉矣。  
其或不幸。天災流行。或潦或旱。有傷稼之漸。亟宜省過愆。決留獄。  
索鬼神。遍祈禱。爲民請命。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果能至誠哀  
懇。下孚民心。或足上感天和。旱潦不爲災。未可知也。而又日履田

畝。周視情形。計其收穫分數。若何。默籌境內戶口。城市有幾。某鄉  
某里有幾。合計之。凡所收穫。足供民食幾時。所缺多少。分計之。在  
城在鄉。某鄉某里。足供民食幾時。所缺多少。其平時所積穀。亦合  
計之。分計之。足補缺否。尙不足否。卽懇懇惻惻。勸城鄉富民。及早  
往有穀處。多方收買入境。必使有餘。斷毋令其不足。倘或如此。有  
穀之家。仍藉以居奇。又必懇懇惻惻。勸富民陸續發糶。不必抑價。  
但或價日高。而猶不止。窮民無所得食。則又懇懇惻惻。勸富民計  
口給糶。稍平其價。以甦窮民。至于春耕之際。農民有事。田畝則勸  
富民將所積之穀。計口給借。免其奔走赴糶之勤。俾得專力於耕。

作秋收後加息還倉。但所以勸富民者。懇惻之意。勿使窮民知之。俾若其自爲任卹也者。庶幾貧富可安。倘價高之時。或有奸民。抑價強糴。必懲其一二。尤甚者。以警其餘。夫平時既有以備之。臨事又曲折周詳以救之。如此則荒庶不爲害乎。

若夫常平額設之穀。遇飢荒例應詳請平糴。但平糴而假手胥吏。徒飽奸民谿壑。不可也。假手官親家人與胥吏。因緣爲奸。尤不可也。常平平糴之米。但可及于城市。而不能遍及鄉村。卽欲使城市之窮民。胥沾實惠。必託地方之紳衿。有學識者。代司其事。或城內東西南北四門分四廩。或城外東西南北四廩。更分四廩。廩以多

分爲妙。蓋窮民糴米聚多。則有守候之苦。而奸民藉以滋事。甚可畏也。或設一廩于儒學。俾膠庠貧士得糴焉。不至與齊民混。亦重斯文厲廉恥之意也。昔高安朱文端公山西辦賑。蓋如此。至若寡婦孤兒。或令一日兼數日之糴。或責令親房鄰曲代爲之糴。而身親查之。此又於恤民中。曲行其矜全名節。撫綏孤弱之意。亦朱文端公之遺法也。但地方有學識之紳衿。未必多得。得一二人焉。而令其推擇公正能任事之人。授以計畫。俾之分理。而身日巡行其間。非徒稽察。亦所以鎮壓浮囂。多事之徒。俾不敢阻撓也。總之平時宜豫備荒之策。至不得已而救荒。夙興夜寐。必有吉凶與民同

患○之○意○肫○誠○惻○怛○以○行○之○庶○稍○免○愆○尤○耳○  
荒○幸○救○矣○新○穀○登○場○矣○而○事○後○之○慮○尤○宜○周○卽○令○歲○獲○大○稔○然○舊○  
積○既○已○空○虛○來○年○之○荒○尤○可○慮○亟○勸○富○民○于○多○穀○之○所○及○時○收○買○  
補○填○以○還○舊○規○雖○價○高○必○早○買○不○可○遲○迴○觀○望○以○墮○乃○事○然○畜○積○  
之○穀○平○糶○一○次○必○折○穀○一○次○此○則○又○須○懇○惻○勸○富○民○節○惜○他○費○以○  
補○之○蓋○今○日○善○後○之○宜○卽○以○備○異○日○之○荒○也○若○夫○饑○饉○之○後○必○生○  
疾○疫○則○善○藥○餌○以○救○之○抑○又○不○可○緩○者○矣○

作州縣者能如此庶不愧古之循良吏矣言皆切要不迂

### 廣仁莊條規

莊曰廣仁所以體

皇○上○仁○民○之○心○而○建○者○也○

皇○上○愛○民○如○子○常○平○社○倉○之○設○既

勅○所○在○有○司○實○力○奉○行○而○偶○遇○直○省○偏○災○輒

命○發○帑○以○資○賑○濟○至○於○城○邑○之○中○例○有○養○濟○堂○以○收○養○鰥○寡○孤○獨

癯○疾○之○人○其○所○以○軫○念○黎○庶○者○既○已○極○其○至○矣○夫○凜○遵

功○令○實○心○爲

皇○上○牧○民○者○賢○有○司○之○事○也○然○鄉○黨○之○閒○有○好○行○其○德○之○人○敦○任

邱之誼與仁讓之風以濟有司心力之所不及此正賢有司之所願得於斯民用以報我

皇上者也斯莊之所為建也

古者義倉之法始於隋長孫度支社倉之法精於宋朱子然義倉之法豐年則戶出餘粟歛藏一處凶歲則發而共食此其法宜於西北而不宜於東南何也粟久則腐朽堪虞惟西北風氣高爽無慮乎此若東南沮洳之鄉不二三年即腐其半矣故義倉宜於西北不宜於東南也社倉之法春借秋還推陳出新於東南宜矣然便於農民而不便於工賈轉徙執事之人何也穀價之貴賤不一

或春賤而秋貴亦時有之顧農民所有者穀耳穀借穀還雖貴尚不甚病若本無穀之人借賤穀而買貴穀以償其病甚矣故社倉便於農民而不便於工賈轉徙執事之人也明萬歷八年吾邑饑邑侯黃梅章公名宗理者勸民倣古義倉法戶出粟而以社倉法

如此方是實心為民

發歛之民自尸其事而官不與焉其時都各建倉為倉凡五十有四鄧潛谷先生為之記而推論借貸之病欲司其事者寓寬邱之意於其閒又欲倣古廣惠倉法推與無告者共也惜其時積穀無多而倉亦不久旋廢置耳

國朝乾隆八年吾邑大饑陳凝齋先生奉其父立軒公命買穀數



千石平糶里中自是家藏穀三千石視年歲之豐耗里穀之多寡時價之低昂倏糶倏止與時消息歲大饑則仍發而平糶里中陰受其福蓋三十餘年今諸嗣君以爲積之一家不如公之里人爲可久也又念里中多無告之民雖豐歲不免饑寒宜設法稍有以周之而凡里有公事亦宜有所取資也又經理倉穀之人亦宜授之俸俾專責成也於是倡首更捐租數百畝以維此倉而吾里諸老成咸踴躍捐輸襄成其事遂建倉廩名曰廣仁蓋師潛谷先生之遺意而非凡社義倉比也

倉之儲積既有三千而秋冬收租歲時出納事緒更繁必推里中

公正而肯實力任事之人總理其事其出戶收租按甲輪僉遞管亦必公正而能任事之人至收租酬勞之費每實收穀一石內抽二升與之而穀必須顆粒交總理晒切歸倉倘有受佃戶賄囑私減額租者查出倍罰以廣倉費其晒穀入倉總理另僱小工總理每歲歸俸穀叁十石如有廉介不受者於冊內註明某人某年不受俸其穀卽捐入倉以廣畜積

莊內積穀原以備里中平糶之用非可以社倉春借秋還之法行也然推陳出新必有其方大抵二三年必須一易假而積之既久年歲實係豐登里中之穀既有餘而鄰境穀價稍昂雖搬運里中

不受其病。則於夏至前後量賣與販戶至一半而止。其半仍備荒口。或至陡貴得以接濟。不可盡賣出也。然雖僅一半而秋收後即須買補填倉。若歲小歉。市中米價稍高。即宜照時價賣米。價一平而穀出稍多。即止勿賣。總之與時消息使米價不至太高。貧民有所得食而已。平糶之法非萬不得已不可漫行。必市中米價駸駸日長。每升至錢十五文以上。勢猶不止。然後按里中編戶實在貧窶。須糶米者。照依門牌填給米票。每人每日給糶半升。其價每升以錢十四文爲準。不可太減。太減則逐利者從而生心弊端益滋矣。大抵平糶一回則折穀一回。總理於秋收後即須將糶出之錢

買穀填倉。扣算所折若干。即須設法或多方勸捐以足原額。或於本年收租谷內有可省之費。則省之歸倉。或有別項出息可以填倉。總期無虧原額。庶可以長久弗替也。凡賣穀本年秋收後即須買早穀按數填補。必使有餘萬無令其不足。恐晚收又歉。來年更須平糶也。

平糶一事最瑣而煩。錢米出入固要公平。然不可以其公平遂謂已盡心也。時當荒歉日食維艱。此累累而來糶者。孰非我宗族鄉黨親戚鄰里司事者。目覩其狀能無惻然動念乎。今擬於倉之廳事東西設二櫃及米箕之屬。凡男子壯丁從東給糶。婦人小兒從

西給糴，以免混雜擁擠。每將平糴總理先與合里紳耆商酌，公請公正和平而肯實心辦事數人，至莊同辦。每日黎明即宜齊集，其米先於隔宿預備。凡糴者至，隨到隨給，不可遲延，致令久候。雖辦事甚勞，尤當念糴者之苦，須用好言溫慰，不可凌厲輕忽於人。其莊上食用之費，除總理受俸不開銷外，凡辦事者每人每日開銷錢六十文。蓋同居斯土，亦宜稍存分憂同患甘苦共之之意。也有人心者，其共念之。

凡平糴每日出米若干，得錢若干，開銷若干，逐日結賬，即將所得之錢逐日寄當或穩實舖戶生息。事竣經衆結總賬，實得錢若干，生息若干，出新即須買穀填倉，不得延推。其磨米人數多寡，工價高下，臨時公同酌定。至磨出之糠，亦須變價歸款，湊用不得徇情與人無故暴殄。

捐租穀百，其田上冊米，新立鍾廣仁戶，每年條銀漕米。總理宜及時早完，無虧。

國課其諸邑當用銀錢者，量賣所收租穀內糯穀或早穀應用。吾里東西兩岸地方不過三五里，而居民稠密，主客戶約一千五百有奇。其中鰥寡孤獨癯疾無告之人，幾百餘焉。顛連困苦，啼饑號寒，有心人未有見見聞聞而不爲之悲哀者也。今擬歲終於收

租穀內每人量給錢米稍周卹之他年有好行其德之君子益擴此田則穀亦當隨增其鰥者獨者必年六十以上孤子則年十五歲以下乃給寡婦癯疾則無論其年齒概給之凡居斯土及游食之人有身死而不能具棺者給棺木錢二百文葬埋之費二百文責令鄉保監視深埋於義塚無令野獸發掘其錢均於租穀內支銷。

村居之民多半以耕爲業而耕必藉力於牛往時吾里有私宰之風因之竊盜亦所時聞而販客牛者日至中多疫牛轉轉相染歲多牛疫農人受害實甚且牛旣多疫又從而殺之人且食之其骨

角皮毛浸於溝渠疫氣薰蒸人觸之亦生疫疾甚而沿門闔戶互相傳染尤可痛也夫私宰本有官禁今吾鄉且自加禁焉向之屠牛者亦從而改業矣惟是鄉愚無知但顧目前不圖遠大或有倒斃之牛輒復私行剝割恐日久又起私宰之風今擬設一埋牛之塚凡有倒斃之牛勸令扛抬至塚深埋果係貧家量給牛價其小牛百斤內外者給錢八百文中牛二百斤內外者給錢一千六百文大牛三百斤內外者給錢二千四百文若水牛至四五百斤者給錢三千文旣領此錢卽責令自挖深坑固埋實築廡腐疫之氣不至薰蒸而人不受其害矣其牛價錢亦於租穀內支銷。

凡。田。地。之。肥。瘠。視。山。原。之。美。惡。若。其。山。多。草。木。鬱。積。磅。礪。其。泉。流。必。厚。而。田。受。其。滋。不。則。春。夏。多。驟。雨。砂。石。隨。之。而。下。田。雖。本。肥。受。害。既。深。亦。從。而。瘠。矣。棲。靈。峯。爲。吾。里。主。山。自。西。而。北。蜿。蜒。綿。亘。包。固。斯。土。在。時。前。輩。莫。不。加。意。栽。插。松。苗。時。爲。培。植。然。里。中。煙。戶。旣。衆。戕。害。者。多。常。見。其。濯。濯。焉。自。觀。察。恕。堂。陳。公。暨。其。弟。繹。堂。比。部。采。訪。輿。論。歲。時。加。禁。且。召。募。里。中。壯。丁。日。司。稽。巡。月。給。旣。稟。而。約。堂。選。君。爲。置。租。田。二。十。餘。畝。俾。自。收。其。租。穀。之。入。然。人。旣。衆。而。穀。入。無。幾。又。多。耗。費。反。啓。爭。端。今。仍。以。此。田。歸。入。廣。仁。莊。內。總。理。槩。爲。收。租。完。糧。其。看。山。之。人。每。年。每。人。於。歲。終。至。莊。領。穀。一。石。其。不。

實力巡山者勿給

里中煙戶千有數百。官旣給十家牌令互相稽察。然生息日殷。而往來遷徙者日衆。歲有更易。每歲首合里宜自造清冊送官換給門牌。其紙筆之費亦於租穀內支銷。

莊旣積穀數千。看守不可無人。而倉儲重地。不可令閒雜人居住。今於垣牆外築更房一間。募人巡守。每歲給穀二石酬之。

凡里內諸事皆鄉保之責。其清查煙戶及埋牛巡山。尤宜盡其心焉。果能實力辦事。歲終莊上給穀二石犒之。其或辦事不實。且因而滋事者。合里稟官更易其人。而罷其茲歲之給。

莊既告成。合里紳耆公議祀潛谷凝齋二先生。業已立主奉祀其中矣。每歲春月將欲開倉碾米出糶及歲終總會出入成數總理卜期設祭請合里紳耆會祭祭畢飲餞卽以酌議應行之事核算一切賬目其祭品六葷六素皆須鮮潔香燭竟日無或草率每祭酌費用錢二千文亦於租穀內支銷。

右所列規條大畧如此其諸事臨時善爲調劑要在總理悉心經畫每歲終宜造清冊二本一註明本年收租穀若干晒切實數若干各款項支銷若干各款項用錢賣穀若干除外尙餘若干歸入平糶倉內一註明倉內額存穀若干新收若干開除若干厥口實

存若干某字倉內貯某穀色若干一一清釐請合里紳士耆老查理訖卽會同宣講

聖諭用廣教化如總理辦事不公不當合里紳士耆老更公舉其人易之

涂南池先生曰條條周匝心盡無遺推此以居官何官不治

保甲事宜

友人有初仕爲邑令者與余商論保甲法爲擬此稿示之。

保甲極爲良法。然須行之簡易。方足宜民善俗。王文成公當日十家牌紳衿士庶同編牌內。以其時南贛甫定。民多獷悍。不得不藉士大夫之禮法以鎮撫化導之。此正文成公經世深心。厥後新吾呂公巡撫山右。定爲鄉甲約。保甲鄉約。貫爲一條。提別紳衿生監。不入十家牌內。最得以禮待士大夫之意。然紳衿生監庶民之表率。待之以禮。竟遂不設門牌。則庶民無所觀法。法或格而不行。且鄉約者。必士大夫素知禮教。乃能行之。豈可責之蚩蚩小民。又其

格式亦覺煩碎難遵。今參文成公新吾呂公二家遺意定爲保甲十家牌法以編齊民。其寄籍客戶如販買販賣市肆舖家以及神廟庵堂寺觀之在其地者附於甲後。至其地居民或有平日行止不端各戶屏之不願與同甲者另設奇零戶亦附於甲後。仍責令甲長保正加嚴查察。如能改惡從善需之三年果棄故習仍令收入甲內同編。又或縉紳家僕贖身另居與夫軍流徒犯育嬰堂養濟院之在其地者亦爲奇零戶附於甲後。其門牌亦用保甲一家牌懸掛而旁注奇零附三字於首行第幾甲下。如此則十家牌內農工商賈皆爲安分良民。民皆樂從而奸宄竊盜無所容其間矣。

若夫仕宦縉紳與夫生監儒士別爲紳衿一家牌懸掛門前。仕宦之家不填名但標其姓則云一戶鄉宦某姓年。十。歲見任某官至舉進貢生捐職未出仕或已仕而歸田者則云一戶鄉紳某姓年。十。歲某科何脚色或云捐何官職在家候選或云原任某官致仕歸籍至生監儒士則直填名姓以人數多不得不別白也。儒士雖未列衿行然固俊秀之選也。例不與齊民齒生員則有縣學府學廩增附武生之別皆須注明脚色則云一戶某學某生某姓名年。十。歲見在何處肄業或居館何處遊學何地監生儒士則云一戶監生某姓名儒士某姓名年。十。歲見在何處



肆業或居館何處遊學何地皆須一一注明紳宦父兄弟若亦身列紳宦亦不填名但標其脚色職位如生監儒士則仍填名其母妻受封者不斥其氏但標其外家姓如云某夫人某孺人之類紳衿家人婢僕皆須詳注慮其竊盜逃亡可據以緝獲又慮其在外別有事故干碍主人俾早爲防閑也至屋宇莊田冊米無論紳衿齊民門牌上皆須確實詳注或有戶土牽連成訟但取門牌一覽瞭然矣紳衿齊民門牌既已填實懸掛自此可勸紳衿舉行鄉約以化導齊民俾有所觀法而爲善如此則禮讓可興教化行而習俗美矣。

編保甲之法凡城廂居民每十家爲一甲甲有甲長十甲爲一保保有保正甲長保正卽於其中推擇一公正老實能辦事之人充之不必別僉一保約百家其間必有紳衿富室錯處勸令力能爲善者倡首捐錢公建一倉儲穀約以五百石爲率或小歉發而平糶以濟保內貧民鄉村市鎮之大者亦然或小鄉村不及百家者卽三五十家亦可爲一保亦令稍有餘者於豐年量捐穀錢公建一倉以備救濟荒歉其穀或貯數十石百餘石不等約以二百石爲率若地實苦瘠民皆窮困或有富室莊園在於其地卽勸令富室倡首建倉而捐穀以實之但城廂市鎮居民利在平糶穀或

積久慮其陳腐。間一二年於春夏之交。照時價發糶。以出陳易新。出新後卽行買補。填倉若鄉村農家。利在放借。則所貯倉穀。用社義倉法。春借秋收。豐年則放三存七。小歉則放七存三。大歉則盡行放出。秋收大穰。則收息二分。稍薄則收息一分。尤薄則全蠲其息。止收穀本。以備來春荒口。又得放借。但不糶放借。皆須公正實心。能辦事之人爲之經理。果能行此。則地方貧富不相耀抑。且相維相繫。有親睦之風。富者可長保其富。而貧者亦免於饑寒凍餒矣。

凡編保甲。散給門牌。必託地方知事紳衿。查察丁口田產屋宇。方

得確實。遣吏書二人爲之書寫。一面卽造草冊。始自城廂內外。繼及四鄉村莊。每保各爲一冊。鄉村倘無紳衿。卽遣吏書同該地里老知事者。據實查辦。凡造冊。冊面行款。卽照門牌一體詳註。每甲之前。用空格一葉。照十家牌一體填寫。爲一甲總目。冊首又空一葉。綜其戶口田產屋宇。冊末而條列總核之。更繪地圖於首。以憑稽查。凡一草冊成。卽飭吏書呈驗。隨令其照式楷書一正冊。送存內署。其草冊存該房。凡涉戶婚田土訟端。一覽冊而知其大槩。此亦息訟之一端也。凡民戶遷徙。卽令將門牌交與甲長保正呈銷。而新遷之處。必投其地甲長保正。另領門牌。冊內亦隨增損改正。

凡民戶新遷一處、該處甲長保正、必向其舊居甲長保正及左右鄰詳查、果係良善之家、方許入甲、如或是寄籍奇零、亦仍編入寄籍奇零項下、又或行止稍有不端、自知不見容於舊甲、而新遷者、查得確實有據、亦附於奇零項下、冊亦如之、凡編甲不必限定十家、總以屋宇相近而定、多或十一二家、少或七八家、亦可爲一甲、凡新遷彼此增損、不必遽行紛更、槩另編甲、但歲終會之、其地遷徙多者、當於改歲另編新甲、否則俟三年大比而編之、惟丁口田產屋宇有增損者、一家牌十家牌歲一更換、從而改之、冊亦從而改之。

凡造冊、紳衿另爲冊、俾不與齊民齒、但一戶某人是何職位之下、必註明住居某保某甲內、門牌亦然、冊首亦綜其丁口田屋而總核之。

凡居民遷徙、其舊居屋宇、典賣與何人、新居典買租賃誰氏之屋、兩地甲長保正皆須據實查明、卽於門牌上實填、冊內亦照改正、紳衿遷徙亦如之。

凡散給門牌、連綴兩幅、一詳書丁口田屋、一印定條約、俾民戶照牌式造木板一片、兩面裱糊、以便懸掛、紳衿牌保甲牌皆然、冊上則照用丁口田屋一面。

凡編造保甲冊城廂內外及大小鄉村市鎮每十甲爲一保有餘者三五甲亦可爲一保或僅餘一甲二甲卽附前保內共爲一保惟小鄉村雖僅一二甲亦各自爲保以保正甲長皆有稽察民戶之責必地相近乃能稽察也。

凡編造紳衿冊仕宦舉貢進士捐職文武生員監生儒士各自分條另冊或其父齊民掌家而子爲生監儒士亦以其子爲主編紳衿冊內門牌亦然所以禮重之也禮之重則其所以自愛者當益周矣其丁口田屋附保甲冊首總核以其地相近也。

凡編造保甲冊每冊首第一行頂格書某縣某處第○保保甲冊

以後皆低一格分條提清書寫一書保內若干甲居民若干戶

男丁若干丁女口若干口未成丁小口若干口一書保內寄籍

若干戶男丁若干丁女口若干口未成丁小口若干口一書保

內奇零若干戶男丁若干丁女口若干口未成丁小口若干口

一書保內神廟庵堂寺觀幾所僧尼道士徒衆共若干人一書

保內市肆舖屋幾所一書保內民倉幾廩公倉幾廩可貯穀若

若干石一書保內各姓祖祠幾所書館園亭幾所一書保內紳

衿若干戶男丁若干丁女口若干口未成丁小口若干口一書

保內大小屋宇共若干棟紳衿士庶租田共若干畝冊米共若干

石已上分條一一詳悉開寫無遺而一冊內大綱細目皆舉矣凡編造保甲冊首一冊又綜一邑之冊而總核之其格式卽照每冊之首分條細列但保內若干甲一條增改爲邑內若干保若干甲其餘一一照式增加其數總核又繪一邑全圖於首其境內山川皆於圖中詳之或遇旱潦癘疫按圖禱禱如此則一邑夫家之多寡戶口之登耗室廬之侈約田土之肥瘠與夫東西南北地形之廣狹風俗之美惡從而稽之瞭如指掌矣以此治一邑則政簡刑清宜可卧而理也

楊北溪曰擘畫詳明

### 上諸城劉相國書

伏以閣下之爲相也於今十數年天下之士望之若景星慶雲擬其德業比之於韓范富歐仕驥側聞風義懷傾向之私久矣不意今年得列籍門牆親炙休光中心喜悅榮幸何極退伏念閣下負天下之望天下瑰偉奇特之士爲閣下所知甄拔而出利澤施於人名聲垂於時者前後相屬而仕驥以庸下濫附其閒亦復奚足比數然區區之心亦有不欲自外者竊譬之榷楠杞梓並產與區而籐蔓牽引亦不得謂非此土之所培植也黃魯直上子瞻詩亦云小草有遠志氣味固相似矣獨自愧言辭拙訥進見之時未能

親叩大賢調燮之宜。經世理物之要。而平日讀書考古。所謂扣盤  
捫燭以求道者。亦未敢漫吐於君子之前也。拜辭以來。買舟南下。  
值夏潦泛漲。徐徐而行。道途所經。覽地形之高下。相水流之緩急。  
慨然想見疏鑿之功。古今之所以異宜。而沿河廬舍參差。滅沒老  
弱採芻芟。強壯備隄岸。奔走竭蹶。不遑休息。又未嘗不嘆守此土  
於宰相只合如此治此民者之難也。既歸里舍。益理舊業。未敢求息。蓋束廣微補笙  
屬而神氣一。片貫注一。反一。覆正。見上文。所言乃不得。不言者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囚或游  
也。盤又曰。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  
其恪。仕驥老父。年已八十。今幸得以未命之身。親進菽水。少盡子

職。又念身為大賢所知。而或自棄玩愒。時日是忘。民生於三事之  
如。一之義。而身謗師門也。此皆鄙畏所自勵者。不自愧其無似。輒  
瀆陳於鈞座之前。以為有懷而不自白。亦非所以事君子也。臨紙  
不勝惶恐

韓理堂日雅

上謝太常書

拜辭左右。遽爾兩月。自惟庸下。辱大君子十年之知。蹉跎潦倒。至此始獲一第。瀕行復蒙諄諄慰誨。不啻家人骨肉之相語。仕驥何幸而克獲此也。即日伏審履候。萬福遙望燕臺。不勝神往。仕驥於五月二十六日出都。附舟南下。時值糧艘北來。舟行未免延擱。至德州夏潦泛漲。越臨清以南益甚。沿河堤岸崩潰。決溢附堤居民。半在巨浸中。頽垣敗壁。莫蔽風雨。高粱已將成熟。水淹之後。腐爛焦枯。而河中流屍纍纍。載沉載浮。尤令人傷心慘目。不忍見夫河之爲患於中國也。久其性迅急。時有意外衝決之虞。固不足怪。至

接法。

運河半由人力。疏鑿先事而籌。似可爲力。仕驥愚妄。竊以爲於秋  
冬。水落糧艘已還之時。挑濬河身。以增堤岸。堤益高。河益深水。至  
有所容。而東省洩水之湖。甚多。日久未免淤塞。益濬湖身。取其芻  
藁藉以護堤。夏雨時至。得所歸宿。亦可稍紓橫流之患。腐儒迂謬  
事外臆測。不知自愧。素辱閣下以國士相期。故卽途中所見。妄陳  
情形。以爲請益之地耳。兩月在舟中。飲食居處。時凜鈞諭。幸免寒  
暑之侵。今已艤舟維揚。將易舸溯行。知塵念慮。先此奉聞。不勝瞻  
依之私。

韓理堂曰。次事簡盡。擘畫合宜。

### 上裘大司空書

仲夏拜辭左右。買舟南還。至此又已半載。邇日伏審履候。萬福翹  
企之餘。彌深神往。仕驥不肖。局促鄉里。未嘗知世事。今年初遊京  
華。伏蒙閣下殷殷訓迪。勉以俟命之學。絕其徼倖之心。以此幸免  
疚悔。瀕行復蒙示以讀書之要。練習之方。到家徧告所知。皆嘆大  
君子愛惜人才。不忍其或有闕失。如此固古聖賢之用心也。况仕  
驥身受者。其爲感幸。宜何如耶。到家已來。收召精神。重理舊業。老  
父年已八十。朝夕在視。幸邀無恙。詩曰。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仕驥  
自度迂疎。不適時用。惟是守其故轍。勉治先聖遺言。庶幾其或有



立以此報罔極之德而已閣下固素鑒其心者辱期望殷輒復陳其鄙趣諒亦其所樂聞也臨書不勝惶悚

司空與先生以古義相知故其所期非尋常所能測文懇款述情正古人對知己之言也

受業黃嵩齡識

### 上莊座主書

伏聞閣下奉

簡命視學中州竊以中州古稱文獻之地近日雖風流文物或遜他邦然自宋二程子倡道伊洛而呂氏世傳正學數百年不替

國初夏峯先生教授蘇門山中其高第弟子若睢州湯文正公一

文。正。不。愧。此。語。

出而著大儒之效况今

此。非。可。以。迹。象。求。者。

教化日盛庠序中豈無有聲光自闕學為真儒者乎伏惟閣下今

字。字。深。入。骨。

之人師既司教育之任必能剔隱搜幽以大模範鑄成羣品俾出而效

國家之用而斯世亦知儒術之果非迂疎也。仕驥雖苦窳無適於用。然辱在門下得見儒者之效之章施於世。固出自大君子之所成就。也不勝有榮幸焉。因具布其區區之懷。伏惟垂鑒不一。族父厚畚先生曰。以古筆達古義。醇懋之氣蔚然。直入盛漢宗伯。每語余謂絜非非功名富貴中人也。其平日相賞如是。宜乎絜非心爲之傾也。

與彭允初書

客冬臺山在此。同兩寄手書。想俱入鑒矣。開歲倏又一月。伏惟侍奉萬福。清脩彌敦。可勝翹企。仕驥不肖。晝作夕休。蹉跎晚晚。惘惘昏昏。與道日遠。深惟七尺之軀。異於禽獸蟲魚。而半生誦法聖賢。出入如此。往嘗妄自期許上之求。如范文正司馬溫公。以其學康濟。一時次亦願爲孔仲山王彥方。以善化其鄉里。今行年已逾四十。而泯然無所表見。去歲與臺山劇談衷曲。不禁感慨係之。雖臺山曾有過爲獎許之語。並以聞諸左右。彼特樂與人爲善耳。而仕驥自反。隱微幽獨之際。其不克自持而遷流於物者多矣。何能不

日切惶愧也。四兄先生治心有道，尙冀有以教我。是荷。因風具陳鄙懷，諸惟垂鑒。不一。

真意淋漓 受業雲識

寄彭允初書

七月中旬有人往蘇，因作一書奉達。後其人半途而反，因遂留滯未發。八月中旬有族人自蘇還，甫相見，卽縷述府上盛德。自幸一市井商旅，辱蒙老伯大人賜見，又蒙四兄先生款款道故，詳詢仕驥在家所爲，及一切嫻戚善行。族人此回得見善人，聞善言，薰善氣，其善心亦不覺躍躍然動矣。旋出手示及頒到老伯大人文集，謹盥手展讀，讚歎不已。老伯大人之文，大篇小牘，皆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也。而仕驥尤醉心於各碑版之文，其所稱許皆信而可徵。蓋仕驥往得讀翠庭先生之集，內所載百年以來名公鉅

卿事跡及與一時善類往復書問皆可與老伯大人之文互相証發而老伯大人尤善敘事詳贍有體俾後之讀者不啻見其人其一言一行皆可以爲法四兄與臺山書自謂不愧唐歸竊謂唐歸集中尙無此碑版文字以其少此大題目也鄙見擬以虞文靖公其度幾焉四兄以爲何如大作靜山先生墓表則震川嫡派也居士傳訛字果多其底稿臺山攜去仕驥不知禪理未敢擅改今已一一如指改正因去人索書甚急草草奉布不莊不備

論文處頌而不諛

受業雲識

### 與汪愛癩書

客秋過蘇奉訪以未得相見爲恨與彭四兄居三日備聞高風益中心思念不置也幸大作在彼乞歸細讀竊見大兄先生於儒學之精老佛之微其中同異之分邪正之界皆能辨析無疑條貫有序而其辭氣之浩瀚迅激若怒濤之來不可遏抑若江水之東注滔滔無盡又何其暢以達也豈非所謂道弼於中而文自裸于外者耶仕驥不肖才力駑弱於諸儒之書雖亦嘗寓讀焉而自度粗疎不能有得僅取其一二切近者聊以律身而已至於精微之蘊未遑及也然每讀陽明子書則胸中浩浩乎若與曩者異豈其性

之所好耶。無亦其真氣洋溢。有以感人於不知耶。大兄先生深於此者。還示之。以爲何如也。舊文三本存彭四兄處。藉請教益。亦望別其得失焉。西莊先生還家否。前已有一書相覆。今未遑另書。其封公墓誌得閒。卽當爲之。晤時幸爲道及也。仕驥再拜。

婉而至 受業雲識

寄韓理堂書 附理堂來書

去歲自阜寧歸。投跡荒山。都與人事隔絕。暮春得足下手書。及大集讀之。喟然觀足下之所施於家。行於宗族者。卓然追逐乎古人。此實夢周所服膺。不獨以其文也。夢周固拙於爲文。今更居無何。有之鄉。無所感發。益復屏絕紙筆。冥然而處。與時爲寢食。自謂便可過此一生。然幽寐之中。觸事興思。益覺斯人不可棄。利濟之念。怍怍未已。因思海內交遊。同此志者。旣多。伏勇不遇。而夢周以旣退之身。無可復言。惟足下方需次民社之寄。以時而至。與○硬○接○硬○轉○七○十○餘○字○一○筆○勁○折○此○種○筆○力○亦○得○力○於○昌○黎○者○也○天子共斯民者。惟良有司。此夢周尤願足下推其行于家者。以施

于國得時而為務進之以古人之治一切反俗吏之所為使世知  
古○人○之○道○必○可○行○于○今○有○志○者○皆○相○觀○而○起○其○為○  
世○之○為○吏○者○不○苦○窳○則○浮○沉○浮○沉○者○半○在○讀○書○之○人○非○其○才○不  
可○驅○策○彼○固○有○所○利○之○也○曰○無○為○大○惡○為○大○惡○則○刑○至○矣○無○為○大  
善○為○大○善○則○利○去○矣○其○究○則○未○有○不○舍○其○小○善○而○歸○于○大○惡○者○何  
者○所○志○在○利○利○有○涯○乎○為○小○善○則○利○有○涯○矣○惡○得○不○歸○于○大○惡○也  
其○不○罹○于○刑○者○倖○耳○夫○國○家○課○吏○以○廉○祿○止○足○以○代○耕○乃○為○吏○者  
虛○而○往○實○而○歸○比○比○皆○然○其○所○為○可○知○矣○志○行○鄙○劣○如○此○又○烏○足  
以○與○古○人○之○治○哉○然○于○此○不○能○無○少○優○劣○者○何○也○此○以○五○十○步○笑

百○步○之○說○也○豈○如○不○走○之○為○愈○哉○未○有○利○已○而○能○利○人○者○也○長○此  
不○已○斯○人○何○賴○此○夢○周○于○足○下○所○以○不○勝○拳○拳○也○夢○周○今○年○四○十  
有○七○筋○力○早○衰○目○尤○昏○眊○不○復○可○用○于○世○矣○功○業○不○必○已○出○朋○友  
為○之○與○自○為○何○異○歸○于○濟○物○而○已○足○下○以○為○何○如○大○集○奉○還○畧○分  
甲○乙○未○審○當○否○臺○山○久○無○消○息○尺○木○云○近○居○僧○舍○息○心○學○道○此○書  
示○之○並○邀○寄○音○不○既

前○歲○寄○呈○鄙○作○伏○蒙○示○以○得○失○並○賜○拳○拳○誨○諭○獎○勉○交○至○仕○驥○雖  
駑○劣○敢○不○益○自○策○勵○以○庶○幾○無○負○良○朋○愛○我○之○至○意○荒○村○僻○陋○地  
瘠○民○貧○而○界○連○閩○徼○風○氣○頑○悍○易○與○為○非○仕○驥○心○憂○其○做○所○以○于

如響之聲

大賢意度

宗族之閒竭力勸有力者稍爲周卹庶幾衣食粗足漸可示以禮  
義俾興親睦之風以成淳厚之俗既而有姊婿陳君守詒亦以爲  
然其家稍有餘貲乃于附近鄉落勸其各立義倉而捐貲以成之  
陳君與仕驥同居一里里中戶口千有數百陳君復與其兄弟出  
家藏之穀三千石捐租田數百畝倡首建廣仁莊以稍濟斯土之  
人其創建規模經理格式陳君皆委仕驥爲之調度兩年來仕驥  
日與鄉鄰相接每入一村農夫田婦競來問訊老叟童孺環坐談  
諧仕驥於占晴課雨之餘娓娓爲之講明尊君親上之旨慈孝友  
恭之誼實之以天道福善禍淫目前報應不爽之已事聽者頗覺

筆力與前文相配

忘倦言之似有小補往來周旋甚樂事也獨去年以寡兄弟之人  
而有姊之喪視疾半載卒罹此痛憂傷之餘衰頹甚矣老父年已  
八旬餘將來出處未可預定承策我云云固分內之事然得爲與  
不得爲亦似有數存其閒也廣仁莊曾求尺木作記不揣鄙拙僭  
爲書石假重尊名蓋藉二君以風示斯人也臺山兩年不得悉耗  
無從寄音其遁跡逃禪亦實有大不得已者也近于蔣太史心餘  
處得讀闈考功遺書不勝歎惋考功知我于十年之前而我今日  
始得讀其書如見其人愴然涕下其書四兄先生敘論允矣後世  
必有知之而好之者其家有印本乞爲致數部與我是禱因風奉

問近履。並陳鄙趣。伏冀更有以益我。幸甚。

先生歲與韓公書問往復。每並讀之。藹然如春風和氣之襲人。真所謂同心之言也。此二書拳拳古義。觀彼此所陳。足以知二人之蘊矣。受業雲識

寄羅臺山書

孟夏從貴宗人處寄一書。後倏又兩月餘矣。比審老伯大人福履康彊。闔宅平善。爲慰。仕驥近趣如常。幸老父尚健飯耳。歲月晚晚。人事膠擾。此兩月閒。鬚髮忽變蒼白。治經一事。竟無從提起。稍有零碎餘閒。亦第泛觀零碎史策而已。未知二哥治周官所得何如。羨慕之私。真不能以已也。敝村今歲頗覺祥和。癘疫不作。早稻豐登。惟附近僻村。夏季稍有噤口痢症。往往三五日內。卽能死人。仕驥參酌古方。製清平丸。一方治之。頗獲奇效。未知貴鄉風景何如。其清平丸方。附寄請正。又因祖墳被本族子孫盜葬。事發押遷。著



風水解惑一篇。衆謂有裨于人心風俗。敝門輩因磨石請書付鐫。榻以贈人。敬呈十本。迂腐之言。二哥閱之。以爲何如也。仕驥因春閒稽查保甲。得族閒戶口之詳。見其窮苦之狀。殊難爲懷。因太息。謂廟中若能積穀千石。做社倉之例。豐年則出借。本族力農之家。荒歲則減價平糶。亦小有濟。而族人聞之。皆以爲然。今已捐至六百餘石矣。雖不足姑爲之先。以俟繼起者。而族中因此亦遂頗覺聯絡。或有雀角鼠牙。一經勸解。便能消釋。不至牽連成訟。此可見天良不昧。三代直道。原存于斯民之心。患在士大夫以勢相加。遂覺有富貴貧賤之殊。愚民乃忍於爲非耳。允初近得書來云。春閒

寄二書。其一則沉浮未接矣。內寄二哥一書。又愛廬公復各一書。公復允初文各一篇。因七月中旬有人往蘇特帶力送上。以俟回音。伯母大人吉壤已就否。公復之言深可念也。粵行何時。家計亦宜早自區畫。善策無致如仕驥身負重累。心爲束縛。不能擺脫也。愷齊近在山館去。未及索其書。其內力不知何如其外事。一切甚堅定也。兒子學徒輩。並各有書請安。二哥覽之。便知其近功矣。緣善錄五部。醫門普度五部。俞公遇竈神記廿帙。附上諸惟努力。自愛。縷縷不一。仕驥頓首。

真切受業甥陳煦識

與同年楊枝山書

客秋因進賢龔君附書奉問。眷蒙手書還答。並寄示兩世家珍。啓  
玩之下。焜耀輝煌。真令人肅然起敬也。承命跋尊甫遺墨。又承索  
拙作散體雜文。詞旨所及。獎許逾量。愧不敢當。仕驥庸下。僻處陋  
鄉。自度迂踈。本不足爲世用。故亦不敢汲汲於仕進。蕭然一室。嘯  
歌古人時。妄有所論。撰聊以自娛而已。而不自知愧。紙墨浪傳。過  
蒙老成前輩。閱其志而獎借之。其實胸中。枵然無有也。自忝辱同  
舉以來。濫竊非據。身累益多。荒落尤甚。邇來並不敢言文矣。顧辱  
嘉命。勉綴鄙辭。大懼無以稱遺翰而塞仁人孝子之心也。謹莊書

一通附舊作三帙同往。惟垂教焉。抑昌黎韓子自述其爲文之意。以爲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凡仕驥之有所論撰。亦竊有志於此焉。而愧未能也。足下家學淵源。今年少成進士。此正力行古道之時。又體弱。日以仁義道德養其心。俾心安而體亦旺。他日出而爲循吏。爲名臣。以繼家聲於弗替。是仕驥區區相愛之私。所不盡禱祝者也。伏惟俯鑒愚誠。努力自愛。臨書翹企。

諄諄懇懇如骨肉手足之相語。先生性情之厚。具見於此矣。業

景濂識

與同年彭斗占書

蔡君乳泉過舍。辱手書。且詢悉足下志趣之高。學問之勤。忻然嚮慕。旋復惶然抱愧甚矣。仕驥鄉者。知足下之淺也。蓋仕驥生居僻陋。自度庸鄙。不足以爲世用。所以閉戶窮山中。未嘗敢與當世賢士大夫相聞。獨甫冠時。過蒙羅君臺山。以志行相取引爲同心。顧仕驥年日加長。而德不加修。術業無所表見。反躬自考。彌用赧然。羅君豪傑士。胸襟甚大。交遊甚廣。其有所之。不忘親故。輒復以鄙人姓名齒於同儕中。是以以無所短長之身。而謬獲虛譽。如來書云云也。足下潛心聖籍。篤志不怠。可謂闇修之士。春秋兩闡仕驥

山不月二夕集卷二  
幸辱同舉。每於卒卒爲會之時。憶足下甚有意乎仕驥。而仕驥者。昧竟未能知足。下之所處。若何其爲庸鄙。不愈可知耶。顧蒙足下。不以爲罪。而棄絕之。書來勤勤懇懇。獎借逾量。蓋君子與人爲善。之量至閎極大。故其待人之恕。有如此也。然所以重仕驥之愧者。滋甚矣。同舉諸君。若歷城周君。餘姚邵君。固才高而學博。卓乎名實相稱者也。而同鄉中。若董君邁。三楊君枝山。皆志氣偉然。不囿於俗。仕驥皆於歸來。始先後知之。然以足下之爲人。推之。則夫抱情與遠志。篤實學。而聲華聞汝。不事表暴者。豈少也哉。恨無由盡知之耳。承索鄙文。愧無足以自信者。今往與諸同年來往書序數篇。亦

足以見仕驥之疎慢。而負疚於心。類如此也。帥君松田。羅君效寅。久切馳想。諸同年相晤。並祈致意。

先生友誼之篤。中極熱而外極冷。非久與之處。莫能知也。又痛懲浮夸標榜之習。恐躬自蹈之。故其交友。惟以古義相取。而旣已定交。卽久而固結不解。讀其文。幽光閎抑。而深情時露於語言之外。亦可得其槩矣。  
受業陳希曾識

答汪龍莊書

春正奉到手書及邵太史二雲書。比三月杪。又於黃君補畚處接奉手書。承過聽臺山二雲之言。謂仕驥粗知文辭。俾之爲闡揚堂上盛節之文。伏讀令先君兩太孺人事狀。載繹來書。仁孝之思。懇懇惻惻。令人感動。而不能以自已。惜乎仕驥文筆劣弱。不足以稱二君相推之意。而有當於仁人孝子之心也。謹就思慮所及。勉綴世德傳一篇。冀垂教焉。抑來書謂以臺山之言。求得朱梅崖彭尺木李潮陽之文。梅崖仕驥之師也。尺木之文。亦迄今所罕。潮陽論著仕驥。雖未得見。然大抵臺山之言。非溢美也。而山東濰縣有韓

理堂夢周者其文淵懿醇茂卓乎可與古之立言者並仕驥亦因臺山而得以書問往還與爲神交臺山何以未爲足下言耶又桐城姚姬傳郎中文辭高簡深古仕驥曾見其一二作不勝傾服竊謂其必可信今而傳後者以足下孝思誠壹博求文字以傳其親並以附聞然足下學古道而通其辭事狀之作已自足不朽其親矣而深心博采擇人而交則仕驥所稱二君子者當必已得其文也抑中有所見不能不盡耳臨書惶悚

文氣亦清古

受業雲識

### 答徐心一書

令弟至承手書以令祖行狀相屬令祖盛德固仕驥所中心佩服者也前日聞其卽世早擬作一文以紀其實矣今承見委誼何敢辭顧恐文筆劣弱不足以傳休美有負孝子慈孫殷殷之意也如之何大作行述纖悉不遺固子孫紀先人之體承下問僭爲增損一二以其中有可以示諸人人而亦不必示諸人人者明者當心知其故也令弟行遠先此報聞行狀容齋一思慮爲之以獻諸惟節哀順變以當大事不一

語約而意盡

受業黃得恒識

答徐虞尊書

春正於梅崖先生所得見足下極欽德器不凡雖會晤僅止兩日而別然憶其風度未嘗不往來於懷也愚菴書來亟稱足下不已且述謙虛下問雅意。今一旦蒙先之以書。贊以所業。古今文將之以金幣。此豈鄙劣所敢當耶。顧愚菴極道足下誠意。俾之勿辭。則又不得不強顏受之也。雖然梅崖先生仕驥之師也。仕驥之所以爲文。受之於梅崖先生者也。今足下勤勤懇懇下問於仕驥者。豈非以仕驥稍知爲文之道耶。顧仕驥於梅崖先生之所以爲文。僅窺見其一二。又惡能冒昧爲足下言之。且足下與梅崖先生生同

邑里重之以媻戚梅崖先生之論文足下亦既聞而耳熟之矣仕  
○長○句○勁○健○如○屈○鐵○驥即欲舉梅崖先生之所以語仕驥者以語足下又豈有加於足  
下平日之所聞哉顧厚意不可以虛辱無已還即所聞於梅崖先  
生者爲足下陳之蓋梅崖先生之爲文昌黎韓子之家法也韓子  
之蘊先生亦既無不發之以示學者矣而揭其要尤在答尉遲生  
一書其所謂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發焉不掩者未嘗不反覆稱  
之也仕驥於梅崖先生之論無不默而識焉而於斯言尤日三復  
之不置也伏以足下爲賢達之子孫其家學之淵源既不同於尋  
常又以媻戚故親沐大賢之澤漸漬薰蒸其淪浹於肌髓充溢於  
心胸者實之美也固所謂有諸其中者已而鄙劣如仕驥亦承下  
問垂及其受善之懷又豈不若谷之虛耶仕驥自愧無狀不足相  
益申以師說亦所以答勤勤懇懇之意云爾大作率鄙見論之當  
否更祈教我何日把晤相與劇談企切不盡

金芭汀曰苟卿子以學不稱師教不稱師謂之畔與倍絜非於  
文篤信梅崖先生而不惑其所稱說未嘗或離由其識之正亦  
其性情之專一也此文往復自道亦極似梅崖先生



答陳繹堂書

辱承手書示以謹慎文字俾勿爲人作詩文集序者非愛我之至。安得聞此言不獨感激靡已亦當銘勒於中而不忘者也。仕驥迂拘鄙拙足跡未嘗及遠交遊不出里巷雖以庚寅恭逢

恩科幸獲鄉舉明年辛卯會試成進士顧引

見歸部銓選後以老親年高遄歸子舍自始至京師及歸里中間僅三閱月卽同譜諸君子匆匆公所一會未遑私謁談讌歸來六七年益閉戶株守屈指生平知交不過數人大抵以朴訥質實相勗勉未嘗敢有夸詡聲氣標榜名譽之心故雖嘗謬習爲古文辭

而序記之體絕少。荒村寂寞。名流無由而至。近日新著作未嘗一得寓目。自無緣爲之序論也。而硜硜之性。自始習爲古文辭。於古人之書。獨好觀歐陽文忠會文定二集。而尤心慕夫文定公。以爲文章爾雅。訓辭深厚。蓋詩書之遺也。繼之則樂觀虞文靖公學古錄。楊文貞公東里集。歸太僕震川集。其他雖柳子厚。王荆公。蘇氏三父子之文。每一展觀。輒覺其峭岍鑿刻。不槩於心。至於明中晚以後諸名家文字。偶一寓目。中心卽有所梗。因遂廢棄不觀。蓋亦性之所近。不能強也。故雖嘗好購集古書。而自明中晚以後。書竟無有焉。近年來念區區此身。雖迂拘鄙拙。不適於用業。已仰蒙

天恩。

賜以出身。行當出而作吏。日思所以克共厥職。報効

國家者。伏讀

欽定大清會典律例諸書及成案條例各集。仰見我

朝深仁厚澤。垂爲

憲典。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者。精詳周密。朝夕體玩。雖有他書。未遑及焉。其或因鄉里親朋之求。作應酬文字。亦稽經誦律務。求不倍。

聖化。此仕驥。近日讀書作文之大較也。凡此皆執事素所稔知。所

以縷述者。以愛我深切。久不相見。用以慰相念之深衷耳。雖然。仕  
驥僻處荒村。寡所聞見。深懼過愆日積。尚望時賜德音。教我不逮。  
是所幸也。諸惟自愛。不一。

真實樸摯。絕無一毫裝飾。受業雲識

與李愚菴書

前小力回承示具稔。一切今歲

恩科。吾兄雖尙在制中。不能與。然轉瞬來秋。正科在。即竊願和平。  
其心專力揣摩科舉正業。以圖一出而爲。

朝廷用。幸甚。幸甚。凡人功名富貴。自有分定。蓋冥冥中之所以位。  
置斯人。必非偶然。厄之於早者。安知不得之於晚。厄之於其身者。  
安知不得之於其子孫。張子所謂厚吾之生。玉汝於成。均屬造物。  
之愛我。吾惟盡其當然。行所無事。以承造物之愛而已。慎毋憂。  
愁。幽思自嗟不遇也。吾兄曠覽遠識。胸次浩然。豈尙見不到此所。

以云云者以兄賢而久困親厚者或慮其偶不自持耳要亦所謂  
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抑。有。請。者。兄。好。古。愛。博。旁。搜。遠。討。  
細。大。不。遺。雖。古。書。之。正。偽。兄。固。已。昭。昭。然。別。若。黑。白。然。以。好。善。無  
厭。之。心。或。偶。有。一。字。句。之。佳。者。輒。復。不。忍。廢。棄。近。者。兄。其。長。春  
皇。上。開。四。庫。館。訂。定。羣。籍。凡。言。之。不。合。乎。道。者。黜。而。去。之。所。以。益  
聖。諭。煌。煌。

願示天下者屢矣蓋

聖。人。仁。愛。儒。生。欲。盡。內。之。於。中。正。之。途。誠。恐。詖。淫。邪。遁。之。說。流。傳  
浸。潤。而。深。山。窮。谷。有。志。之。士。或。以。眇。見。寡。聞。為。邪。說。所。中。至。自。陷

於。匪。僻。斯。誠。防。於。未。然。其。所。以。為。世。道。人。心。計。者。至。深。遠。也。仕。驥  
竊。以。古。聖。賢。之。籍。至。我

朝。而。大。集。其。成。自。羣。經。史。鑑。下。逮。漢。唐。宋。元。明。儒。先。之。書。與。夫。古  
文。詩。賦。制。義。

列聖相承

睿鑑淵深悉已

御纂精粹

頒。行。天。下。俾。多。士。得。以。購。求。誦。讀。學。者。誠。能。寢。食。其。中。探。討。服。習。  
其。所。以。經。方。致。遠。希。賢。希。聖。者。胥。在。是。矣。固。無。俟。他。求。也。而。書。集

之駁襍至明之中。晚爲甚。蓋其時人心不正。事雜言。尤好名之徒。家自爲說。人自爲書。爭著述以欺天下。後世其流傳於世者。甚廣。其流毒於人心者。無窮。仕驥竊謂古人文集。卽至明宜以嘉靖之世爲斷。自此以後。無論詩集文集。槩宜屏棄。勿存。蓋爲下不倍。卽草野之所以尊。君也。吾兄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諒不以斯言爲迂矣。其友朋相聚。教誨後生子弟。尙兢兢以此相告語。共歸仰於文治之光華焉。契闊久不得相晤。因風佈懷。縷縷不一。

溫厚和平之氣襲人 受業雲識

### 與黃穆修書

前小力回承回示具稔。一切約堂旋寄一書。謹附上三令兄歸卽日仍往諒可買舟同行也。吾輩叨先人德澤之遺。幸邀一第。所謂餘慶者。已於我身見之矣。此後賡續前美。俾長福後人。又在吾輩自爲之。百里之宰。數十萬生靈託焉。一受其任。作善惟此。作不善亦惟此。吾輩讀聖賢書。畧識數字。諒無甘心而作不善之理。惟是身家念重。未免習俗漸移。甚而愛惡情偏。因之喜怒由我。蓋衣服車馬之間。燕遊徵逐之舉。稍不自持。旣以耗財者。敗檢卽以損德者。折福尤可懼者。折獄聽訟呼吸之間。動關人之生死。躁率者固

失之輕浮而遲疑者又失之留滯稍一不當二者其失維均而留  
獄之滋事彌甚往往有身為廉吏而其後嗣未必蒙福者恐其閒  
正不能無失誤焉天之報施斷斷不爽吁可畏也偶閱說家言有  
數疑獄足以啓人神智暇中爰錄出時資省覽因良友啓行附上  
舟車之閒用消暇日未必無小補也承愛我心切諄屬節勞弟非  
不知偷嬾顧亦自惟薄德幸有今日皆先世之遺而人生壽命未  
可知出處難預定計惟隨時隨地有小可益人之事勉力自效聊  
消宿孽庶或子孫不至餓殍而已五兄知我最深故不惜傾肝腸  
以告也長途幸自保愛縷縷不一  
真切

### 答黃穆修書

高軒入都後三接手書甚慰一切初聞掣選黃梅深爲之慮及知  
榮調垣曲乃爲大快此地地僻民淳正可以施臥治之化承諭極  
力節嗇固爲儉以養廉之道抑尤須精勤振作凡事親理則用人  
○日○之○細○事○必○親○意○正○如○此○但○須○執○節○馭○煩○無○苟○碎○耳○  
可簡而防護可周署中辛俸食用亦不期節而自節矣則勤尤儉  
之要也吾輩荷先人庇廕幸叨甲科一行作吏縱不能如古循吏  
德施千世聲流萬禩而祖傳讀書種子不可自我而斷子孫餓莩  
之根不可自我而種福善禍淫斷斷不爽不可不慎也世俗以仕  
宦爲子孫立業竭力厚積錙銖必計然往往不旋踵而傾覆無餘

以吾兩人耳目所及如此類者何可勝數然則其所以爲子孫立業者正所以爲子孫作孽也吾輩爲子孫計宜知所去從矣今日時勢凡事之有利於民者靡不興舉而弊之或累民者除之宜亟不獨出心厚亦所以善自愛也然須潛移默革無以己之所能病人如社義倉本以利民而在今日反以累民官查吏索不勝其擾所以民甚不樂有此舉也垣曲接連豫境頗稱殷實未知畜積何如如欲爲備豫之計惟隨時隨地勸民自相周卹或世家巨族積於家廟或村落之中互爲預籌總不以關聞於官此事須至誠惻怛爲之講明其理不獨安貧實所以保富也編查保甲今日要務果能實心辦理即可親履鄉村

曲爲勸導而於宣講

聖諭之時諄切教民以睦鄰任卹之誼此皆吾力所得爲者也垣曲文風山右稱盛因而益鼓舞之此兄所素裕無俟外求者矣大抵吾輩居官凡事惟求實在有濟於民無爲近名無求速遷庶稍可以無疚於心矣乎以兄之明弟皆可以相信所切期者勤耳勉之無怠縷縷不一

黃補畚日穆修爲人沉靜醇謹然質近仁柔而剛決其所不足絜非以勤字勉之可謂根本之論蓋勤則練習於事者日熟而可致其決矣合前書並讀諄諄懇懇可謂忠告而善道之者矣

答黃補畚書

令姪海嶠客冬南還攜手書相示比又辱元日書故人千里拳拳如此真可感也仕驥數年來守拙荒山自度於世未必可用而妄竊科名虛糜歲月毫無報效是負

朝廷取士之意而平日所以自期與良朋之所以期我者亦付諸空談也所以不揣分量於宗族鄉黨之間遇小有裨益之事輒以身任之而不疑竊以敦宗睦族之事莫如義田睦婣任卹之舉肇始積穀做族貧困已甚人罔相顧仕驥舌做唇焦勸稍有力者量出其餘爲義田張本今已稍有端緒而鄉里之間向年凝齋陳先



生家藏積穀三千石以備凶荒。今其諸嗣推而出之俾圖久遠。仕  
驥於是因而勸捐得白金千餘兩。創建倉廩名曰廣仁莊。而陳君  
兄弟更捐租數百畝以衛此穀。又凡附近村落之貧瘠者亦勸其  
各立一公倉。其穀則皆陳君約堂任之。約費穀五六千石而創建  
之初。鈎稽出入一切義例。皆仕驥爲之調度。是以邇來僕僕奔走  
日不暇給。筆墨荒蕪甚矣。承二兄先生關注勤勤。屢以問訊。故不  
惜縷述之也。承示綢州俗悍吏驕。土荒風靡。以二兄弦歌雅化化  
之。諒可日臻上理。惟是山谷之民多逐末利。每以腴田而種藥草。  
倘遇饑饉。恐難自支。此須預籌之於未然。每行鄉落。輒召紳耆勸

其早爲畜積。自相周卹。或鉅族著姓。積於宗祠。或大村聚處。貯一  
公所。平時有備。則臨事可以無虞。要須至誠惻怛。以感動之。俾其  
自爲畜積。自爲經理。而不以官與其閒。則民樂從矣。蓋今日社義  
倉受官吏之擾實甚也。我雖不擾而難保。官親胥吏之不擾我。雖  
能禁官親胥吏之並不擾。而後來官吏之擾且無已時。所以不可  
以官與其閒也。至於荒地。勸其多種雜糧。則遇歲饑亦可小小補  
苴。二兄以爲何如。海嶠攜命。邛來學。敝里仕驥不時過從。正可相  
與考論其學業也。諸惟努力自愛。不盡。

字字切要。所謂仁人之言論。事樸道明。健韓歐之家法也。受業黃得

答黃筠莊書

作前書竟覆閱之殊草草未盡所懷今更引而伸之蓋范文正公  
 之言曰吾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自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  
 固無親疏也吾安得不卹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  
 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且何  
 以入家廟乎愚嘗由此言釋之天地以生物爲心以愛人爲德然  
 元氣之流行於宇宙者亘古亘今無或損益此盛則彼衰彼羸則  
 此縮其理然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相維相繫其說以本支爲言  
 蓋取象於木也今夫木之生也方寸耳由此而積小高大千枝萬

說理如此此微妙蓋由靜悟得之而筆復奇健故無一毫腐氣

條紛糾交錯然獨一枝繁盛則其餘皆蕭疎細微夫天之雨露非不均也地中之澤無所偏也然既一枝獨繁而盛則天之雨露爲彼所獨沾矣地中之澤爲彼所獨擅矣故夫一族而有一大富貴之人則其餘類多貧賤饑寒不能自振此非富貴之人累之而實富貴之人累之也故富貴而不卹宗族微特無以見祖宗卽天心必且弗享將移而之他矣何也元氣之流行彼盛則此衰此羸則彼縮蓋天地生物之心愛人之德於不均中寓至均之道也此乘除折算之妙也嗚呼樂郤降爲皁隸社稷之于或在畎畝千古同慨然自明者觀之固知其必然矣今太史一門之盛祖孫父子相

繼相續然而五服之內無人焉是自高曾已來其福澤皆萃於太史一門也太史得不念天地祖宗之心而爲之計哉餒而之鬼當立後以撫之無以資生當分產以贍之由高曾已上量力置義田以卹之吾見太史之盛當日加而未有艾已安溪李文貞公曰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天下無不睦之宗族以天地之心爲心天下無不愛之民物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嗚呼此禹稷思天下饑溺皆由已而伊尹恥匹夫匹婦有一不與被堯舜之澤者也吾願太史擴其志量更加意於斯焉

壽齡違先生數年以書請益先生書來相覆如此壽齡敬懸之  
座右時切觀省而見者無不驚歎謂其議論之奇縱由於識見  
之廣大細思之皆切要之言也壽齡惟日三復之庶幾無負師  
訓云爾 受業黃壽齡識

答黃筠莊書

春閒一書奉問想已入鑿入夏來三接手書荷蒙垂愛拳拳獎許  
過分慚感曷勝仕驥不材幸邀一第閒居林壑自惟人生之年命  
未可期則將來之出處未可必顧濫竊非據而毫無涓埃之報是  
負

聖天子臨軒策士之意也蓋益之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其  
傳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仕驥深懼無以處此益是以數年來  
於鄉黨宗族之間目擊窮簷困苦憔悴之狀竭口舌之力筋骨之  
勞勸稍有力者相與出其餘爲

聖朝養此窮民以。堯舜在上固不忍斯世有一夫不得其所也。以區區耳目聞見之所及稍盡其心是亦所以爲報云爾。顧以性本迂拙素無應事之才勉强效用徒形竭蹶是以數年來親詩書之時甚少而筆墨荒蕪甚矣。承索近作自前年收拾稿本奉寄後存者寥寥卽有一二牽率酬應要亦無關體要也。暇日頗思蒐輯古今名臣備荒救荒之法暨

大清會典中冠昏喪祭之制切於民生日用者合成一書爲牧民要典以食時用禮養與教二者固相須而成也。顧亦以忙冗尙未

及爲將來倘克成稿當寄正耳。示及近日討論元明列傳此不朽之業也。鄙意兩朝中名人文集若虞文靖楊文貞唐荆川王遵岩歸震川彼其著錄皆稟史法似亦可參互而得是非得失之準。太史以爲何如。侍奉萬福闈邸綏慶令兄想已在途舍閒一切屢蒙厯念老父幸健飯豚兒庸鴛殊無善狀可爲知己言者差不刻薄耳。因風具溯所以執筆觀縷不盡

窮經所以致用爲學務在力行先生平日之所以自勵與其所  
以教人皆不越乎此讀此文懇懇欵欵所言皆其所行也文氣  
深醇樸茂直入南豐之室 受業饒慶萱識

寄厚齋先生書

相違又二年。伏想治績益懋，弛張益熟，大河南北，循良之聲洋溢。遠近此蒼生之福，亦宗族之光也。仕驥養拙家中，毫無進益。幸老親尚健，飯耳。吾家家運日替，非獨無財，卽人丁亦漸稀少。自仲正公以下，男婦合計不過五百餘人耳。而後生子弟，人懷異心，各不相顧。夫祥和則日盛，而乖戾則日衰。固理之常也。萃人心之渙，莫如宗廟。仲正公之廟，豈容已乎。先生既有意貯金以待事，凡屬一家，聞之莫不歡欣戴頌。繼以感泣，此亦人心之公理也。而三數老成，謂必待資足而後舉事，恐繼起者尙須時日。今祠址既具，而先

生業有貯金。不如因而先構寢堂數椽。以爲棲神之所。俾仲正公得時饗。烝嘗而子孫亦有所統攝。不至落落漠漠。視如途人。俟繼起資足。再擴大其門庭規模可也。此誠慮事周密之言也。其貯金乞如數早寄。以慰衆人顛望。是禱。諸惟珍玉不盡。

涂訥菴先生曰仁孝之思藹然惻然

### 寄潤堂族父書

前月杪到接手札具悉一切甚慰吾輩讀書幸邀一第出宰百里。地無論美惡但盡吾職分所當爲求不愧此心而已。至於公私之或有濟天也。然人定者亦能勝天。安見循分自盡者之遂不如育才捷足者乎。此固叔父大人平日自信有素者也。但凡百兩度倍費經營耳。叔祖母大人康健逾常。闔第悉安吉。仕驥株守錄錄毫無善狀。幸老父亦尙健飯爲慰。春夏之間連寄尺書。又於忻州叔處附書集二種想俱入覽矣。族中義穀規模粗就。將於家廟之西建倉。族人因有此舉。稍覺與親睦之風積漸之久。應可成禮讓之

俗此可見人心易感其忍於為非者實由飢寒所迫而吾輩又無力撫卹而教導之彼自視乃覺有富貴貧賤之殊而甘於自外耳今族中景象如此倘堪維持也獨我輩支衰弱日甚何以家之叔父此時固力不及此幸而及此則一家之福也惟時切禱祝而已諸惟努力自愛不盡

文情悱惻字字從肺腑中流出近來族中得先生維持頗覺貧富不甚相耀而於先生尤愛慕敬信人心易感不誣也受業景識

### 寄忻州叔書

客騰接手示極見心切古道而又謙虛若谷真令人欽服不已也辱關注鄙拙期許逾量殊深慚赧仕驥無狀株守里門深懼不能自立為宗族羞而近年來蒙族中諸老成過愛凡有公事悉以相委即或彼此嫌猜一為勸釋即皆歡然無間此時族中心頗覺協和此皆祖宗積累深厚之遺也府中人人恭謹頗有萬石君家風尊卑長幼遇事互為調劑仕驥嘗竊歎世德如此深厚其遐福正未有艾也今川運例開昨接考功弟信為仕驥審所處謂宜從中書出身承族中伯叔兄弟亦以為然且謂家雖貧乏而戚族有



力者皆肯效將伯之助。然仕驥自度迂庸本不足爲世用。而戚族相愛。以其有用之財。費於仕驥無用之身。不如廣諸人人。廣諸人人。不如專以濟困窮。亦足相天地好生之德。叔父以爲何如。家廟義倉。粗就仕驥初意。不欲以此末節相聒。而望專力置義田。以贍族。故前信未嘗及此。今計之。即此亦不得不仰望仁人甚矣。吾族之窮也。伏望示以救急權宜。是所切禱。外義倉規條附閱。執筆縷縷。不覺累幅。惟俯鑒焉。

不私其身而閔人之困窮。此先生生平之心也。請如之言讀之。

感人無已

受業中蕙識

### 寄忻州叔書

頃蒙手札。反覆重深。於家鄉一切事緒。無不注及。仰見一家休戚。相關至意。感何可言。兼承尊者厚賜。雖義不敢却。而增愧彌深耳。義穀承酌。增二百。今歲族中亦尙有增輸者。或可廣至千石也。一家叔伯兄弟。比日多蒙周卹。不獨身受者生感。卽聞者無不歌頌。大德范文正公。高風復見於今矣。惟是族中衰弱不振。已甚。辟之魚。退處於陸。相煦以沫。相濡以濕。其何能支。惟大決西江之水。庶幾轉運有地耳。顧抱豪傑胸襟。具遠大之志識。如老叔大人者。身爲廉吏家。尙無中人之產。何敢以此相告。然微老叔大人。又孰足

語此也。仕驥竊惟孟子有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收合宗族，今日惟有義田一舉耳。顧一族之衆，非二三千畝不足以濟。必待有此大力，始克舉行。則凡族中顛連無告之人，索之於枯魚之肆矣。鄙意望節嗇廉俸於切近本支，量置義田。其別支有力者，或亦聞風而慕，是亦所謂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乎？亦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乎？至於宗祠之中，稍爲之倡，或亦有慕義而繼起者乎？承諭明歲俾長弟歸家讀書，此自仕驥之責。其何能辭？其他諸事，凡仕驥力所能爲者，皆義所當爲者也。無煩遠念矣。諸惟珍重，自愛。臨紙，觀縷不盡。

韓子之原人曰：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先生念念不忘斯義，形諸語言文字者，匪一而足。然非其人，莫能喻也。忻州豪傑胸懷本與先生相契，於微此書所言，遂一二次第見諸施行。可謂兩美相成者矣。

受業景濂識

寄考功弟書

新歲伏惟侍奉多福闔宅集慶可勝企祝舍間叨庇亦平善老父  
眠食如常獨仕驥錄錄無狀徒增髮種種耳歲前後兩接手書示  
以川運例開俾由中翰一途出身具感相愛至意但仕驥自思老  
親年高固非可出之時蕭然一室亦無可捐之具借助於戚友將  
來何以爲報審於斯三者不得不退然自沮也又念此時吾家業  
已有人出仕京外繼此英俊日起尙當有人居家維持之人亦不  
可少仕驥雖不肖竊願勉力從事於此至於他年或出或處未敢  
預定然百里之宰雖曰俗吏而

天子所命戶口之息耗風俗之淳漓繫焉農樂學校苟能盡心未嘗不可報君恩於萬一以仕驥自揣迂拙之性雖不合時用猶願一嘗試焉賢弟以爲何如家廟義倉一舉亦不得已而爲是補苴之計耳敦本睦族此外正大有事在非有大力而肯任事者未易言也承詢問聊一及之縷縷不一

審於自處亦復善於立言先生嘗舉韓子愈之退未始不爲進之言以示學者以謂士必如此而後可自立讀此可以知其所

蘊矣  
受業景濂識

### 寄考功弟書

正月一書想久入覽卽日伏惟侍奉萬福闔室綏和企企慰慰仕驥近狀如常老父亦荷平善義倉規矩已勒碑並刻底冊稿本附閱但此亦祇治標之術耳其本必得義田爲主以此相輔而行則庶幾久而益善也鄙意總期合族多溫飽之家貧富不耀有無相通人皆和睦室無勃谿族其或者復振不然吾懼其日卽於頽靡也有信達忻州祈常以此事語之此非行事有豪傑規模者未足與語也因便附此奉候諸惟珍愛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受業景濂識

寄考功弟書

昨寄義倉底冊稿本奉閱頃刻本印刷已就更寄四本此舉本爲  
備荒起見而豐年農家亦得藉以轉運稍寓補助之意但恐覬覦  
傾借者衆故其立說以廣祖醮爲名然族人聞之甚樂雖貧者亦  
勉輸石斗於此見族人尙知敦本而可與爲善也初勸捐時亦有  
有力者別生議論以爲凡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積漸久之此事  
徒飽經營谿壑如向日社倉之例齊民不得過而問焉因此疑沮  
者亦頗有之仕驥竊謂此皆吾輩之過也凡舉公事必使衆人共  
知○之○宗○族○鄉○黨○之○聞○尤○宜○和○衷○共○濟○不○以○富○貴○相○加○乃○足○令○人○被○

此相信爰於數穀既齊勒石於廟又卽石本另刻木版印刷凡輸穀與錢者人送一本蓋俾捐輸者人人皆知所出不爲虛妄而義例衆著亦可稍息覬覦之心卽經營者欲於中侵蝕而合族皆知額數人人得而稽查之勢亦有所不能又於紀名中以穀石之多寡定名次之前後令人一目而知孰爲有力而推諉不前孰爲無力而勉強從事此中亦微寓激勸之意於是族人聞之益大悅雖疑沮者亦頗悔但得今歲豐登如前則重捐者有人新捐者亦有人惜乎其有力者之少也仕驥又以吾鄉習俗奢靡近日富貴之家每值壽誕則釀金製錦稱觴賓客滿堂宴飲無度所費不貲而於族人之貧窶者益闊絕幾於不相往來乃與同族約凡年六十以上者乃得爲壽而爲壽之禮以簡樸爲貴雖富者不必豐而貧者亦可與期于盡其意而已主人亦不必開燕卽有力者恐人議薄待其親則移讌飲之費輸穀義倉以惠族人今已行之一二家人亦咸稱便矣賢弟有信往忻州右玉亦祈以此刻本底冊寄之縷縷奉布諸惟努力自愛不備

韓理堂曰讀諸家書賢者之設施見於宗族者既有成效矣異日爲邦伯落落布天下爲萬物吐氣不在斯人與

與友人論保甲書

辱承下問。俾陳所以行保甲者。足下學古入官。甫將入仕。卽殷殷然實心講求斯事。期不負

聖天子慎重民牧。委任責成之至意。誠古君子敬事後食之心。能審於治理之要者也。保甲良法。弭盜安良。

功令煌煌。責成州縣。實力遵行。果能行之久而無斁。豈惟弭盜安良而已。是卽周官比閭族黨之遺法。使民相保相愛相和。親訟獄可息。風俗可淳。賢能可興。爲州縣者如此。不亦克稱其職而無負聖天子慎重民牧。委任責成之至意乎。然而州縣之吏。無不知保

甲之爲良法而勉而行之者。而行之卒鮮實效。何也。患在行之不  
以其實而虛應故事也。卽欲以實心行之矣。而或行之過於操切。  
則亦究鮮實效。且或徒滋煩擾。蓋此法至良而行之不得其方在。  
官在民均有其難焉者。何者。州縣雖曰親民之吏。而六官之政具。  
焉。其任至重。其職至煩。其地方之大者。或數百里。小亦數十里。其  
民戶之繁庶。多或一二十萬。少亦數萬。爲州縣者。斷獄聽訟。日不  
暇給。安能一一親履其地。而稽查要束之。必悉乎勢。不得不委其  
事於鄉保。鄉保受任。不過逐戶註填名姓。其中丁口不實。秀頑良  
楛。混然莫辨。有保甲之名。而無保甲之實。所以雖欲實心行之。而

究不過虛應故事也。而操切煩擾之弊。更有其甚焉者。蓋保甲之  
行。莫難於推擇甲長。保正。愚民無知。畏不敢當。何者。一家有罪。十  
家連坐。卽周官有皋。齊表相及之意也。而民戶之中。有悍戾難馴  
者。其平日善良畏而避之。且不暇更嚴連坐之法。彼益得藉以挾  
制。而需索扳誣之不已。甲長保正。孰能無所畏避。而約束之乎。卽  
一甲之內。有紳衿同居。而其畏悍戾難馴之民。滋甚然。則將何以  
行之乎。鄙人迂愚。向曾奉邑長命。於所居之鄉。爲之編查。歷稽古  
人成法。細心籌之。承下問。敬成保甲事宜。一通呈正。惟足下垂教  
焉。餘惟自愛。不宣。



楊北溪曰灼見其弊卽有救弊之方此歐陽子所謂策論爲古人所難者也



